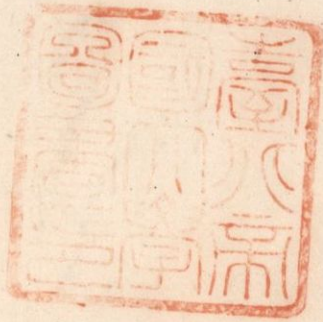


明宗大王實錄

第十



194263

民國 6. 8. 25

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典藏  
由國家圖書館數位化

戊庚

明宗大王實錄卷之第十

五年

太明嘉靖二十九年

正月丙寅朔

上行望闕禮又賀行禮于

兩

大妃殿御勤政殿受朝賀○上御思政殿行進豐呈之禮又賜  
宴東西班宗宰二品以上承政院弘文館兩司暨兵曹都摠府  
注書翰林于勤政殿西庭

丁卯坤方有聲如放砲

戊辰傳于政院曰昨日日出時有暈氣又有背狀意謂觀象監啓  
之而不啓常時雖有災變而不啓據此可知其日入直官推之  
已已檢詳以三公意啓曰私伴人濫占事臣等前日親承傳教  
惶恐罔措各道守令或牽人情或劫威勢苟從之弊已成如臣  
等者若能一心奉公敬奉傳教務必盡除私伴則人人自相師  
師而不得濫占也自議政府曉諭中外堂上官以上有數外伴  
人者閑丁定卒役官屬則還定本役監司歲抄啓聞自今以後  
如有因循不去者推考治罪何如答曰如啓○未時太白見於  
午地

庚午 上親傳春享大祭香祝○成均館生負安士俊等上疏  
請誅妖僧普雨勿修淨業院答曰仁壽宮事朝廷盡知予意奚  
待爾等之言乎 慈殿為 祖宗奉供之事因循古例而為之有  
何加焉且普雨是亦天民豈可大罪乎不允後經月抗疏終不  
允○傳于政院曰內需司雖有該掌內侍而下官等掌印擅為  
公事務司疎虛該掌內官處造給堂上印○坤方有聲如放砲  
癸酉日暈冠

甲戌憲府啓曰上護軍梁允義前為平安道兵使時濫率法外  
衙眷恣行貪鄙之事請罷弘文館著作金質忠仕進之初持身  
不謹昵近射利之人鄙陋莫甚不合論思重地請遞答曰皆如  
啓

乙亥日暈兩珥

丙子未時太白見於午地

丁丑憲府啓曰同知中樞府事韓崐前為全羅道觀察使時馭  
妓巡邑徵索無厭前燹樹察訪李元慶以此陳弊及以元慶為

詆毀方伯懷憤構罪至於啓罷及元慶被推後恐元慶緘唇直  
言不諱情狀敗露陰囑刑曹堂上故緩推考至為無狀請罷其  
職刑曹判書金麟孫參判金明胤參議任弼亨曲從韓崱之請  
使推考公事今至七朔用情廢閣請並罷崱曰韓崱久居近密  
之地予之軫念民生之意其所耳聞目覩而今乃貽弊如此予  
將誰恃其罷之刑曹堂上既容私情固為非矣罷職過重不久  
後因累啓命適○日暈未時太白見於巳地夜月暈

巳卯 上御夜對○未時太白見於午地

庚辰望月影側候大圭表影長二丈一尺三寸二分小圭表影  
長四尺一寸九分

辛巳傳于政院曰今觀咸鏡道監司書狀

去巳酉十二月二十  
八日日變非常虹繞

三  
氣橫貫

日變如此不勝駭愕尚知依措○日暈左右有珥殼為

白氣由未歷午至巳良久乃滅夜月暈白虹如環貫月白氣自

坤方至艮方布天

壬午領議政李芭左議政沈連源右議政尚震承旨詣賓廳以

咸鏡道日變圖形丁示仍傳曰近者連有日月之暈心常恐懼  
 今見此變罔知攸措然天必申戒而示變此兵象也兵事豫措  
 可也且今人心暴惡京中如有可備之事詳審啓之李苞等啟  
 曰今見此變似乎祿常矣然此實白氣貫日非白虹也若白虹  
 必自地而生也夫白氣貫日亦兵象也前者亦有此變若氣色黃  
 則有吉今其色青赤則未詳知其應也大抵大陽之下宜無  
 邪氣之或干而今乃如此則是陽剛不能制其陰邪也春秋亦不  
 明言其事應而天之所以示之者使人事豫修也答曰予以幼  
 冲不能答天譴而應災亦不以實故有是變也李苞等啓曰臣  
 等在三公之位無輔導建白之事不能稱職以致紀綱之不立  
 又見災變之疊出請得他賢相則紀綱可立災變可弭也答曰  
 災變之作實由於予之不德其勿辭○諫院啓曰鄭瑄僭濫無  
 極武斷鄉曲誣稱告變致令上下驚動傾陷臺官欺君罔上其  
 為罪惡極矣只以初推武斷鄉曲照之全家徙邊是其正律况  
 犯三四重罪

先是鄭瑄以僭濫武斷等罪見囚於憲府乃以密  
 封書付典獄官負呈政院入啓上命拿問於政

院其言曰去辛巳年逆賊安處謙等臣上變故濫受四品之職  
今者安處謙切族家世相厚持平韓智源與處謙子安環等同  
心誣飾虛罪以風聞擬囚臣身欲為報讐耳九欲其律豈止於  
為其父報讐謀殺告變之人有關於國家云云  
此乎禁府照律已輕物情駭怪又命功減有同輕罪之人至為  
未便請以全家罪之答曰此人乃無識之尤者而功減一等亦  
有前例故不允後累啓依允○以鄭世虎為刑曹判書李浚慶  
為漢城府判尹宋麒壽為刑曹參判李純亨為刑曹參議○日  
暈有珥

癸未 上名對○未時太白見於午地

乙酉未時太白見於午地

丙戌崇禮門守門將及軍士等適食之際只有一軍士直守被  
結縛刃刺而死兵曹以其事啓之傳曰甚為駭愕守門將五負  
守直軍士推之可疑人亦跟尋捕捉○未時太白見於午地

丁亥 上御夜對○未時太白見於午地夜月暈

戊子 上名對○日暈兩珥

己丑 上名對

庚寅 上召對○諫院啓曰濟用監副正金禹錫性本庸愚官

至三品已為非分尚不知足多設邪論禹錫欲順 慈殿之旨 乃製崇佛之疏 呈於政

却之以為媒進之階用心回譎不可一日齒在朝列請不齒

仕版卷曰如啓○未時太白見於午地有氣如雲自乾方至坤

方布天色白移時乃滅日暈

辛卯 上召對侍講官洪曇曰近來賞賜過重頃者實錄廳郎廳

雖數三日仕進者皆受重加竊恐官爵從此而賤且侍從應製

例也不可每施賞格若盡試文官而等第賞之如 先朝故事

則可也今者只試五六人而五六人獎盡受賞深為未便

壬辰 上御晝講○以鄭惟善為開城府留守李友閔為弘文

館修撰竒大恒為司諫院正言金貴榮為弘文館著作宋純為

同知中樞府事○日暈戴

癸巳 上御朝講司諫金忠烈曰皂隸羅將其役最苦各衙門

官負雖無皂隸羅將自有選上不須冒占貽弊也古者士大夫

稍知廉恥而不受綿布今則自以為應受之物恬不知心以此



民生日至困窮不可不慮也○上御夕講○日暈戴

甲午 上受常參御朝講知經筵事尹思翼曰今者一月之內

二日之間白虹貫日之變先見於吉州次見於江界此必陰慝之氣也考諸古書皆以為兵象咸鏡一道凶荒尤甚軍資虛竭自 上留念思所以處置之方幸甚掌令尹春年曰六鎮設立金宗瑞創之至今百餘年尚能保全當初宗瑞之言曰後世必以皮物貽弊不得守護今者居宰相之列者多索貂鼠之皮為守令者急於善事責貨民間迫於星火所許之價至少備納之物倍蓰小民不支相繼流亡猶且徵歛於城胡人不知其厭彼胡人非我國之民而尚不勝其苦况我國之民困瘁之狀何可勝言兩界黃海關防重地所居之民不得為伴倘其來已久近者不顧國家之法爭占伴倘以此雖作罪入居者百端曲請或投伴人或托京房子何莫非宰相不廉之所致也○上御晝講○以元繼儉為承政院都承旨柳智善為左承旨李世璋為右承旨李潤慶為左副承旨閔箕為右副承旨朴忠元為同副承

旨  
二月丙申朔

上親傳釋奠祭香祝 ○傳于政院曰近見日月

有暈太白晝見災變疊出太白晝見乃兵象也大臣與備邊司

固當極力措置雖然防備緩急實係邊將相機調度其下諭邊

將况今連歲凶荒餓殍相望救荒勸農事并諭八道 ○未時太

白見於午地

丁酉 上親傳社稷祭香祝 ○未時太白見於午地

戊戌日暈

己亥日暈

庚子 上親傳風雲雷雨山川祭香祝 ○諫院啓曰近來奢侈

成風飲食無節且去年失稔民方飢饉自相會飲已為未安况

責辦新來使之設宴侵虐無藝為新來者力不能支或賣家財

田宅或求請於各官士習以此益卑非徒史館也監察宣傳官

五部官負以至雜類莫不皆然物價亦以之騰踴民生日至困

弊不可不痛革請令法司嚴加糾察答曰如啓

辛丑 上御朝講掌令李士弼曰臣觀儒生等累月伏闕憤惋

吁發雖有過中之辭亦不過抑邪扶正引君當道豈有他意哉

小不寬假若辭峻巖乃曰欺君之罪及在爾等使士氣沮喪夫

士氣國家之元氣古今帝王莫不以培養士氣為先務在簡所

所陳之說雖涉於不遜宜廓包荒之度待之以優容成均館儒

皆不累陳闕佛○上御晝講○以姜顯為漢城府左尹申瑛為右

尹金鎧為繕工監正尹金為議政府舍人申汝琮為司諫院正

言

壬寅 上御晚朝啓于思政殿 大王大妃垂簾同御 上亦

坐于簾內左參贊任權曰近者朝廷之間事多未穩咫尺天顏

有懷不達恐負平昔芹曝之誠今也崇佛之事雖未目覩重修

仁壽之教一下而崇信異端之疑遽起粉袍之士逾月陳訴耳

目之官經歲論執 上教丁寧別無所為一以諉 慈殿之教命

一以托 祖宗之故事夫事之不出於盡善者則雖 先王所

為後世子孫亦不吝改 上之奉佛無一事可言下之置疑多

至於此極宜示之以光明正大之道拔去諸刹禁標之樹勿許  
寺社田民之復則羣疑衆惑自然冰釋矣 慈殿曰上無所行  
之事愚妄之輩胥動浮言熒惑人聽朝廷信之儒林憤焉斷斷  
論執而自上誠心開諭之則反以為疑終歸於虛未安之懷上  
豈獨無今觀儒生之疏有過中不敬之辭然特慮在簡優容罔  
治未知國事終至何如而若此紛紛乎予豈以崇佛之事導主  
上哉上之常以為未安者以此也任權曰上無光明之道故下  
有起疑之端若有一毫奉佛之念潛藏於中發見於事則豈惟  
一世之人置疑不釋雖欲免萬世之譏不可得矣○日暈夜月  
暈

癸卯 上御朝夕講○憲府啓曰平右議政鄭順朋葬已數年  
今其子等感於陰陽拘忌之說妄起遷葬之計當此春務方殷  
民力無暇之時冒濫上言以覬僥倖之路特命從願物情未便  
請遷收成命各曰軍人減數給之○未時太白見於午地

乙巳 上御朝晝講

丙午 上御朝講領經筵事沈連源曰頃者仁壽之事經幄之

臣耳目之官逾月論執 上教丁寧近無所為故慮其累瀆

天聽姑停而退今聞諸山寺刹立門樹標禁儒上寺在廷之臣

固知自 上無奉佛之事也閭閻之間愚妄之民易惑難曉以

小人之心度 聖上之意遂致其疑焉紅門之立前古所未聞

儒生之禁雖著載令甲若非 先王之陵寢則縫掖之士負笈

往棲切磋琢磨今也草菴小刹一切舉禁此羣情之所以起疑

也即位以來治效未成萬姓拭目顛望至理當此之時若以左

道崇信則國事將至於日非也古人云惟先格王正厥事用人

之失政事之非不可 人人而改之事事而更之一正君而國定

自 上先定其趨向然後國家之治可至於善今者羣黎百姓

逃賦避役剃髮衣緇游手游食異教將熾軍額亦蹙豈不寒心

伏願留意而省念焉○領議政李苞 左議政沈連源 右議政尚

震禮曹判書尹旼禮曹參議徐固議豐基白雲洞書院黃海道

觀察使周世鵬所創立 世鵬 豐基 郡守 其基乃文成公安裕 名

月宗大正五年...

時創此書院

其基乃文成公安裕

名

避諱稱裕

所居之洞其制度規模蓋倣宋文公白鹿洞之規也凡

以立學令置書籍田糧供給之具無不該盡可以成就人才也

李滉

作宰豐基嘉世鵬之志恐傳守難久移病將歸具辭啓間故命議三公該曹

之請賜扁額書籍

土田減獲不可盡從而扁額及書籍二三件特命下送則遠方

儒生必鼓舞欣感而興起也土田則周世鵬措置不為不足仍

而不改雖不給減獲使喚之人出於其中且儒生讀書貴寂寞

之境若監司守令欲為勸課煩其教令而檢束之則人不自由

恐乖戾修游藝之道莫若勿撓之而已○以金明胤為光平君

林九齡為光州牧使吳謙為金海府使錦陽君○夜流星出軍

井星入弧星狀如鉞尾長二三尺許色白

丁未 上視膳于 文昭延恩殿

戊申 上御夕講 ○以李名珪為漢城府判尹宋純為右尹李

浚慶為司憲府大司憲申瑛為司諫院大司諫李英賢為司憲府

執義李無疆為司諫院司諫鄭裕尹玉為司憲府掌令盧慶麟為

持平韓沃為司諫院獻納任呂李彥忠為正言

巳酉未時太白昇於午地

庚戌 上親傳先農祭香祝○憲府啓曰近來廉恥道喪躁競成俗凡欲入仕之人希求官爵尋覓蹊徑干進百端至於在職之人少得疾病則利於充補幸其死亡伺候其門問其安否及聞其死則奔走執政之家爭先請囑風俗薄惡一至於此頃者宣陵叅奉申孝曾偶患時令病甚深重而冒進之徒托言身死求代其任吏曹初不考據公文聽信虛傳遽即擬補其闕至於下批政令之顛倒莫甚於此吏曹堂上及色郎廳請推考治罪新叅奉申弘緒請改正答曰吏曹堂上郎廳不須推之申弘緒改正事如啓

壬子諫院啓曰來十九日靖國衛社功臣等命饋于闕庭而功臣之為近京守令者亦令來叅令者天變現於上民生困於下凡干燕飲之事固當停廢况春務方開各官守令分糶亦急功臣供饋不必汲汲行之請命停之答曰仲朔宴久不行之故只令司饗院略設供饋耳近京守令叅錄功臣者崔彥浩在水原

也府使故使之來然矣不允○夜月暈

癸丑 上御朝夕講

甲寅 上御夜對○以朴公亮為司僕寺正尹春年為宗簿寺

僉正韓智源為兵曹正郎李樾為司憲府持平○日暈兩珥

乙卯 上御思政殿試儒生等講經左贊成申光漢曰頃者儒

生以闢佛上疏而終未得請扼腕以退自是以後士氣沮喪小

臣猥忝文衡之任非但文翰詞章是責而已培養儒生實是已

任夫士氣必培養而後可以為國士氣堂堂則一時議論皆出

於正而百事皆成士氣萎蕭則國事皆非而無能為矣且今者

寺樹禁標僧佩內旨云此言似不可信而人皆昭然知之是豈

虛言哉在 祖宗朝固無如此之事伏願 殿下痛禁此弊治

罪矯誣之僧則儒生之憤鬱大快而士氣庶乎振矣○日暈冠

申時太白見於午地

丙辰 上御朝講領經筵事尚震曰北方所築長城名雖為城

實如土墻桀驁之賊輕騎馳突則如入無人之境臣意以為修



築長牆使之完固則長驅之侮庶得以禦矣修築之策亦有便  
宜各邑守令僉使萬戶計軍多少分定看築多送價布水軍番  
價亦聽額納傭力以築俾賞其勞可以無弊又擇剛明清白者  
使典其任限十年修築則何有不成之理臣聞金宗瑞創立六  
鎮也世宗大王任之專而信之篤故專心為國戮力效忠流  
矢落盤略無畏怯鞏固邦基終致百年之昇平在今日盡心國  
事者豈無其人自上先立其志慎簡其人任專而信篤臨機善措  
則北顧之憂庶可弛矣○上御夕講○日暈

丁巳 上御朝晝講○憲府啓曰漢學教授金驥前日赴京時  
潛持禁物越牆買賣被捉于唐人因致發怒遂立門禁辱及本  
國幾於公論故啓請刑訊而參證歸一事判下矣但其參證皆  
一時同事之人實欲因此自明今若歸一則反陷於其術矣請  
依前啓請刑推答曰一行通事雖曰一般汎濫人然見其招辭則  
其時之使臣非不知也不可隱諱故並推之矣不允後累啓從  
之

戊午上御晚朝啓 大王大妃垂簾同御 上亦坐于簾內  
庚申 上受朝參御朝講領經筵事尚震曰前者安珰觀察嶺  
南見大學衍義補遺審究輪船之制即令兵使金舜臯創造輪  
船構曾六七今若多作此船使善操舟子如意折旋糧穀之轉  
運實不難也諸葛亮伐魏之日以木牛流馬運其糧此臨機制  
敵之良第也以此觀之造船之規矩一依中原之制度使之運糧  
則可以無弊○申時太白見於午地

辛酉 上御朝講特進官安珰曰北方于狄介搶掠吾都里已  
非一二張大其勢日以熾盛彼必稔滔天之惡犯我國之境此  
已形之患已兆之亂應敵之方不可不措然古人有言兵難遙  
度措置之方實在其人慎簡羣僚俾典推穀之任則凡所以備  
禦之道皆得其宜而無不善處矣大司憲李浚慶曰近來邊將  
率皆武人而處置乖方故間或交差文官議者以為賦詩之徒  
若典閫外之任則平居無難撼之嘆臨敵有誦經之患故不差  
文官今有日矣然智慮周編設施得宜然後狄人畏朕若簡武

藝超倫名望冠時之文官使之交差專任其責則凡所措置豈比武人安珙曰今者尼个車嘯聚許多部落部落之人亦信聽從必是豪傑者也聞三四月起兵來侵威令若不大行何至於此前朝尹權將十五萬兵北伐女真直擣部落而還兵威遠振故阿骨打不圖高麗遂入中國若得賢將而委任則雖如阿骨打猶不能犯邊侵掠葦爾小醜何足患乎○上御夕講○傳于政院曰唐船來泊于豐川地椒島造家留住斫木造船屠殺牧場馬如入無人之境為監牧者所當登時起軍相機截殺而平日防備疎虞去來專不聞知至為驚愕府使全舜仁先罷後推以治不謹防備之罪○左相沈連源右相尚震左贊成申光漢右贊成金光準右叅贊任權知中樞金麟孫工曹判書尹思翼判尹鄭世虎知中樞張彥良兵曹判書安珙知中樞李名珪大司憲李浚慶戶曹判書宋世珩同知中樞金舜臯張世豪宋叔瑾兵曹叅判金益壽判決事李光軾議咸鏡道五鎮沿江一帶曾築長城而年久頽圯故鎮將箇滿內限尺修築已有其法而

慢不舉行若復修築則雖有虜變勢不得衝突况今軍卒單弱  
尤當營築而各鎮軍丁數小難以抄役南方不暇屯田給民並  
耕其耕治水卒及各鎮每番水軍除出十分之一從便宜收其  
價布入送五鎮募民築城則貧民利其受價必皆趨役年年漸  
築不已非徒功役易就永為禦暴之地北人可以得衣南方水  
卒亦便於納價一舉而有三益應行事目令該曹磨鍊施行何  
如連源世虎麟孫名珪浚慶世珩議移穀實邊雖是美意自慶  
尚至于咸鏡海路險惡漕運甚艱若以刻一巨尚船木為舟輸轉則  
容載數少雖止萬石數月之內未易畢輸若用新造大船則遇  
風濤卒起必致撞碎許多國穀若致敗沒非徒惠不及邊民只  
使三道之人受弊而已今考戶曹本道留穀之數不至竭請之姑  
停移粟之議但多送縣布隨歲豐歉減價買穀以備軍資光漢  
光準任權思翼彥良安珖舜臯世豪叔瑾益壽光軾議近者歲  
比凶荒咸鏡道尤甚漕轉南方之穀其議已定須及四五月海  
路風和之時乃可轉運前者以慶尚道兵船及江原道亦尚船

裝載一萬石無所損敗已有明驗宜令該曹趁即措施俾無失  
時以備緩急任權思翼世虎議漕運之船倣唐制堅緻造作又  
使操船慣熟者行使則猶或可矣但我國百工技藝皆不如中  
國以不巧之工造新制之船用不習漕卒行之於大洋之中並  
所載致敗則恐為後悔莫如因舊為便

壬戌 上御朝講持平李瑛曰中朝待我國陪臣之道專不如  
古門禁甚嚴設棘圍於牆上無異於待獐子通事等惟陷於利  
欲無所不為使中朝之士待之如此其為國家之辱豈不甚哉  
臣意以為北京貿易一切禁斷藥材段子不得已國用之物則  
質於遼東赴京之行齎持輜重不過衣服糧物則上國一路之  
人必皆敬待矣○京師兩土

癸亥 上御朝夕講○以宋贊為弘文館應教安方慶為成均  
館司藝禹錦為弘文館副應教尹春年為議政府檢詳李士弼  
為弘文館校理奇大恒為禮曹佐郎金質忠為藝文館待教吳  
謙為潭陽府使陳復昌為兼五衛都摠府副摠管

復昌為嘉善  
未久欲兼此

職而難於直請每曰見彥平令公則  
曰汝無丘史可帶捻管云未幾得之  
○申時太白見於午地夜

流星出紫微東垣入艮方天際狀如拳尾長二三尺許色赤

甲子 上御思政殿受常參御朝講○日暈冠

三月乙丑朔

丙寅日暈

丁卯遣備邊司郎廳王希傑于咸鏡道探問虜情  
深處野人連歲搶掠吾都

里故使之探問此虜形勢

戊辰 上親傳先蠶祭香祝○傳于政院曰頃者寺刹紅門禁

標事臺諫侍從固爭於經席大學儒生陳疏於闕下自上問于

內需司則曰紅門之立前日所言 御容恭定大王所在華嚴寺外

他未聞焉禁標之樹自 中宗朝所稱內願堂外亦未聞焉自

今以後諸山寺刹假稱內旨如有紅門禁標者一切禁斷以釋

羣情之疑○日暈

己巳 上御朝夕講○以朴守良為議政府右叅贊金明胤為

漢城府左尹姜顯為右尹慶渾為兵曹叅議○日暈

庚午 上御思政殿講試專經文臣○日暈申時太白見於午

地

辛未 上御朝晝講○午時太白見於辰地

壬申 上御朝講獻納韓沃曰近者赴京之時書狀官專不簡  
遣故多有辱國之事臣曾為書狀官赴京見之通事等假稱內  
需司神祀所用多買物貨今後若以有時望之人差遣則一行  
貪饕之輩自知畏戢庶不辱國命矣○上御夕講○午時太白  
見於辰地夜月暈

癸酉 上御朝夕講○日暈夜月暈

甲戌 上御思政殿講試吏文漢語文臣

乙亥 上御朝夕講○諫院啓曰中外巨剝無不以内願堂目

之多至七十九所禁標相望於諸山新政之累莫大於此請明  
降 聖旨中外諸寺內願堂之名一切革除禁標並令撤去卷  
曰內願堂之數雖曰不勘合計諸道故其數似多令內需寺因  
舊守護不可遽改於今日也不先經月論啓竟不先○日暈夜

月暈

丙子 上御朝晝講○日暈

丁丑 上御朝夕講○夜月暈

戊寅 上御朝講○上御夕講侍講官洪曇曰臣過鐘樓見之

則飢餓之民老少顛仆而救荒之策全不舉行哀我民斯誰因誰控飢饉之餘癘疫熾發亦理之常也有司尋常例看不能振恤救療豈不寒心特進官宋世珩曰洪曇之言誠是也乞食者雖或有之然不至於甚故時未啓耳且京畿監司移文云一邑之戶五百有餘而五戶外餘皆當賑救故臣恐不實更令移報矣○以張玉為禮賓寺正金鎧為繕工監正安方慶為成均館司藝李希儉為禮曹佐郎金虬為刑曹佐郎李壽鐵為弘文館修撰竒大恒為副修撰李浚慶為知中樞府事○日暈

己卯 上受朝賀御朝講 大王大妃垂簾同御知經筵事任

權曰僧普兩極詐者也其從者殺越人于貨恣行無忌刑曹推鞠強盜僧徒居半若以內需司立其禁標庇護緇髮則臣恐非



徒異教將熾吾道將衰抑亦羣聚為盜害及齊民也 慈殿教  
曰普雨感衆之事亦未之知也陵寢之中奉恩寺非如他寺供  
奉之事甚多爭之者衆構成陷害故自上痛憤而朝廷亦未  
免人言所惑至為不當○上御夕講○命加給白雲洞書院書  
籍○傳于政院曰今觀五部書啓癘疫人數五部之內豈止於  
此令更詳察抄啓救療○日暈夜流星出北斗魁星下入艮方  
天際狀如梨尾長三四尺許色赤

庚辰 上御朝夕講

辛巳兩司啓曰持內需司公文持音稱彌僧甚多或陵轍官負或  
劫奪民田其弊已著請一切勿差答曰不允久啓終不允

壬午 上御晝夕講已命分遣司僕寺正朴公亮等八人于八

道察守令不法

即暗行御史也

○以趙士秀為司憲府大司憲宋純為

吏曹參判李夢亮為掌隸院判決事趙光玉宋贊為司憲府掌  
令安方慶李壽鐵為持平柳世華為長興府使○日暈夜月暈  
癸未以禮曹寺利立標卓子下于政院曰當初謄書古願堂時

三剎漏書其令禮曹更考內需司公文添書行移

史臣曰當初立標之時只稱內旨而朝廷不知也今則令禮曹移文八道禁其間雜人實示奉佛之意於一國也置之度外僧徒猶或鴟張今乃如此其弊可言前日書下七十八寺其數尚多又命添書崇奉之心一何篤耶

○上銜夕講夜對○以鄭士龍為知敦寧府事李英賢為宗簿寺正羅允明為司憲府執義鄭裕為內資寺正尹玉為弘文館應教任龜臣為修撰

甲申 上御思政殿試儒生講經

乙酉 上受常參御朝講大司憲趙士秀曰諸山寺剎稱號內願堂又樹禁標此古所未聞而自今日始之况內願堂之名尤為無理自 上必以為當有福利之事矣詩云愷悌君子求福不回雖匹夫之微亦不回於求福之際千乘之君豈可求福於緇髡之徒乎○上御晝講

丙戌 上御朝晝夕講○京城雨土全羅道全州南原泗雨後烟

霧四塞屋瓦草樹皆有黃白之色掃之成塵搖之飛散至二十  
五日專不快開

史臣曰謹按漢成帝建始元年四月壬寅大風從西北起雲  
氣赤黃四塞天下終日夜著地者黃土塵也是歲元舅王鳳  
始用事晉明帝太寧元年五月癸巳黃霧四塞是時王敦專  
權梁武帝大同元年天雨土二年天雨灰其色黃蔽賢絕道  
之咎也時帝自以為聰明博達惡人勝己又篤信佛法捨身  
為奴隋開皇二年京師雨土時起仁壽宮頽山堙谷死者太  
半宋宣和元年三月庚子雨土著衣主不肖者貪祿當是時  
尹元衡用事即漢之王鳳也李芑擅權即晉之王敦也諫臣  
有言嚴辭拒之崇信佛法廣設齋醮蔽賢絕道是其咎也淨  
業院之址已修矣仁壽宮之役已起矣奸臣當國引進羣小  
布列朝廷食祿者非不肖乎冬雷夏雹山崩川渴太白經天  
白虹貫日正月繁霜日食地震變異疊現而又有雨土之災  
天之示人顯矣史之有占明矣

丁亥黃埃蒙霧

戊子傳于政院曰近年以來災異連綿去月有土雨之災太白與日月之暈無日不見恐懼惕慮黃埃之蒙霧至連三日罔知攸措○黃埃蒙霧

己丑 上朝視膳于

文昭殿夕視膳于

延恩殿○黃埃蒙霧

庚寅命官庭試文臣于勤政殿○黃埃蒙霧日暈○慶尚道仁

同梁山地震

辛卯 上御晝夕講○黃埃蒙霧日暈

壬辰以具壽聃為工曹叅判蔡世英為慶尚道觀察使南世健為成均館大司成李士弼為司憲府掌令宋贊為弘文館校理柳辰全為同知中樞府事沈通源為虎賁衛上護軍

癸巳日暈

甲午日暈

四月乙未朔

丙申 上親傳夏享大祭香祝○夜流星出端門八角星狀如

拳尾長五六尺許色赤流星出天闕星入艮方天際狀如梨  
尾長三四尺許色赤流星出張星入坤方天際狀如鋒尾長八  
九尺許色白

丁酉 上親祭于 文昭延恩殿

巳亥 上御朝夕講 ○以崔彥粹為司諫院正言 ○京師雨雹

庚子 上御朝夕講 ○日暈夜月暈

辛丑 上御朝講 ○憲府啓曰交河地府院君即尹之墓命史

官往審之中使則可史官則不可政院居喉舌之地凡有過舉  
職當論啓而曾無一言及此殊失近侍出納之義請並推治答曰  
王后考妣之墓遣史官看審由于不明非政院所失不須推也

壬寅 御朝晝講

癸卯 上御朝講 ○上御晝講特進官尹澆曰頃者親祭于

文昭延恩殿誠孝至矣但 原廟與太廟輕重有異而 太

廟則攝行 原廟則 親行似有乖於輕重也

甲辰 上御朝夕講 ○憲府啓曰陽德縣監李命貴本以愚劣

之人當御史過縣之時殺遣邏卒追執御史帶率奴子又殺軍士持弓矢大杖束擁左右又加殺軍士追送一息程途拘留衛史使不得發行因潛通隣邑如此駭愕之事近所未聞請速拿推荅曰如啟

乙巳

上御朝夕講○以任弼亨為刑曹參議

丙午

上御朝晝講夜對○京師霜降

丁未傳于政院曰近者霜雹非時災疊見予常晝夜危懼罔知攸措雖未的知其所由然予意以為剖決之留滯刑獄之冤枉亦足致此會以此意下諭八道固非一再而未聞有奉行之人今更下諭○傳曰近來眾災連綿自上雖恐懼修省之不暇而不能回天意以消災徒自責躬而已李芑啓曰傳教當矣人事感於下則天變應於上必得賢人致諸相位然後政治明朝廷安矣如臣庸愚冒居相位無一事奉順上意召災之由恐或以此也荅曰大抵災變之生不得的知其所由然居常心懼修省而未回天意是乃予之誠敬不足所致也豈以大臣之故而

然乎及覆思之勲舊老成莫如領相也勿辭○日暈戴兩珥全  
羅道羅州有虹圍日兩重色各內紅外青合為一圍內圍周圍  
無缺外圍南面一帶橫圍外圍則自巳時至午時消滅內圍則  
南北或微或盛未時消滅

庚戌 上御朝晝講○以尹春年為議政府舍人

春年性耶僻希慕晉雨之為人

臣稱曰天下好人願積功力而得效云

壬子 上御慶會樓下觀武臣射出御題

安不忘危七言律

令宗宰侍

臣製進命右議政尚震等科次入格者賞賜有差○日暈

癸丑 上御慶會樓下觀武臣射以昨日射未畢故也

乙卯 上受朝然御朝講領經巡事尚震曰刑曹許弄強奸公

事到本府考其強奸節次情迹甚疑故回送本曹使之更審推

閱昨日有一宰相謂臣曰被強奸女家呈狀于憲府曰領議政李

芑外孫安實為桂山君婚而強奸者桂山之奴李芑與桂山婚

姻故用情容隱還送刑曹故緩其事臣等與都堂大臣共議為

之而彼奸猾之徒冒飾虛辭獨歸咎李芑風俗薄惡告訴成風

至以都堂宰相僉議之事舉論狀頭人心風俗一至於此臣竊  
痛憤大司憲趙士秀曰都堂大臣僉議為之而又誣飾虛辭詆  
毀首相呈狀於府臣等不敢受理而誣毀首相事臣等亦痛憤  
○上御輪對○傳于李苞尚震禮曹判書尹漑曰 文昭位數  
多於前日故夏節冬節則不易熟設未能致其精潔欲加定湯  
水炙色及各色掌此意商確以啓李苞等議啓曰 文昭殿位  
數今非有加於古而器數則戊申年議減時任差備數亦加於  
大典常定數惟在於當該官負檢舉之勤不動各色掌之能不  
能如何耳答曰果如所啓今當該官負各別檢舉○傳于政院  
曰今見咸鏡御史書啓則前年失農咸鏡道尤甚而專不救荒  
百姓飢餓云賑救事懇惻下書而下無奉行之人皆由于予不德  
所致但自責躬而已其下書監司巡到各邑盡力救恤又令都  
事巡審有穀處推移賑恤○上御夕講○日暈夜月暈

丙辰 上御思政殿試儒生講經

丁巳 上御朝夕講夜對



戊午試儒生製述于勤政殿庭進士朴啓賢尹尙皆優等命直赴殿試尹尙則後因臺諫所啓直赴

會試 ○日暈

己未 上視膳于 文昭殿 ○憲府啓曰國家兵船漕艦凡大小

營繕所賴者惟在長山安眠海島之名二串而上護軍李元祐前為

清洪兵使時不恤軍卒迺於正月間敢舉無名之獵因此致火

串內數百年之材楮為灰燼存者無幾遠近觀聽莫不驚愕李

元祐請罷邑守瑞山郡守李蘭也不能措置使至於此不可仍在其職

亦並罷之監司為一道之主所當啓請推治而閱數月無一言

及此其不職甚矣請推考諫院啓曰清洪道瑞山安眠串自

祖宗朝禁伐松木以備國用其意深矣上護軍李元祐為本道

兵使時因獵失火百年培養之木多致焚燒此非細事當具由

馳啓待罪不暇而反匿不啓觀察使金光軫亦非不知而庇護

不聞至為狡愕請並推考治罪答曰如啓答府曰李元祐瑞山

郡守推考後罷職尚未晚也

壬戌日暈兩珥夜異方南方坤方如火氣

癸亥 上御朝講知經筵事許磁曰今者羣臣入侍經筵未得一聞 天語而至於大臣進啓御榻之下自 上亦不賜玉音

以答之而使承傳色傳諭 上意臣恐由此而上下之情不通

矣侍講官鄭惟吉曰庭試儒生本以得人才為急今者居首朴

啓賢乃承旨忠元之子素有文名可謂得其人矣製述之等則

一時考官所定不可以一槩論也時啓賢之製三上而命直赴殿試臺諫以製等不高論啓

云故○上御夕講○以沈光彥為戶曹參判陳復昌為工曹參判

具壽聃為慶尚道觀察使元繼儉為弘文館副提學柳智善為

承政院都承旨李世璋為左承旨李潤慶為右承旨閔箕為左

副承旨朴忠元為右副承旨鄭惟吉為同副承旨洪曇為弘文

館直提學尹玉為典翰禹錦為應教沈逢源為成均館司藝宋

贊為弘文館副應教韓智源為校理竒大恒為修撰任鼎臣沈

銓為副修撰金貴榮為博士柳順善為著作李澤為南陽府使

蔡世英為龍驤衛上護軍

五月甲子朔 上御朝講知經筵事任權曰近者災變連綿黃

霧四塞彌月不霽正月繁霜陰陽失節災異之來雖不可指為  
某事之應然黃霧之變先儒謂賢材不用善言不納崇尚異端  
之所致近者朝廷大臣尚乏倚仗之人文武百官亦無可用之  
才有大可憂之事自 上當先明本源之地必曰賢邪混淆耶  
是非顛倒邪異教害正邪更加省念以答天譴掌令李士弼曰  
遠方士族之奴其主微弱則率皆背主投入內需司况咸鏡道  
地方遼遠其弊尤甚至於田庄亦皆被奪於內需司此雖下人  
所為然有累王政請加嚴禁以杜將來之弊答曰以私賤投托  
內需司甚是不義之事然以內需司奴婢交嫁私賤使以子女  
移為私賤亦未便令該掌官吏詳悉禁斷○刑曹判書鄭世虎  
啓曰小臣犬馬之齒今已六十五精神氣力漸不如舊適於觀  
射時又發眩昏伏在床褥不得趨命至被臺諫之論自 上特  
垂寬厚之典尤為惶恐

史臣曰世虎之為人貪鄙無狀今判刑曹聽理不公勝負決  
於賄賂之多少人皆鄙之

○上御夕講○憲府啓曰明川縣監柳忠貞前於興陽縣唐船  
來泊時忠貞方居親喪多殺唐人因欲要功至下禁府其為人  
物殘忍悖戾請速答曰如啓

乙丑 上受常參御朝講特進官宋世珩曰義禁府罪人李命  
貴事特命推閱參證命貴陽德縣監時御史過縣發軍拘留若

推閱參證而又如命貴所供則將置而不問耶若史臣書曰已  
酉冬守令奪御史所擬文書牛峯照令金霽奪御庚戌春守令

掩捕御史則後世謂今日朝廷紀綱何如也○以副司勇金鈴  
仁宗朝上疏其疏曰亂臣賊子何代無之不意再出今在

震布在方策去甲辰乙巳之間日食地震風水之災迭出當時  
之人不知其然晉動淳言曰災異之變垂簾所致臣愚以為若

如湯之世則有垂簾而然也且甲辰年折木拔屋走石之風  
堯湯之水溢淫雨之災皆垂簾之政有二不可執一論也

垂簾而然也况垂簾之政有二不可執一論也  
垂簾有宋宣仁皇后之垂簾武后之垂簾恭毒生靈而天下名  
之曰女中樂紂宋后之垂簾慈愛生靈而天下稱之曰女中堯  
其然則垂簾下于三公曰此疏多有駭愕之辭金鈴豈自為之  
必有可聞其問之慈殿傳曰自予攝政之後災變連綿晝夜

憂懼心未嘗一日安也又有如此發言者實予不德所致經席之上每啓以頻御垂簾而反懷忸怩但自刻責而已予欲還政而主上以為不可故猶未退耳李芑等啓曰金鈴上疏時未畢見未知為何事然必多不道之言也於是拿鞫金鈴于闕庭大槩取招後移禁府三省交坐鞫之金鈴供曰乙巳年李霖等大唱垂簾未便之言臣以西門守門將入直時聞知至于今時祖述其言以為災異之變垂簾所致以自意設為問答之辭以此上疏推官以亂言犯上情理切害之律斬不待時籍沒家產入啓傳曰金鈴迷劣妄意爵賞如是為之今此議擬亦非正律以此律處絞○日暈

丙寅上御朝講○拿鞫晉川君玉貞于闕庭遣內官及宣傳官

搜覓可疑文書於晉川君家先是幼學洪麟上疏告晉川君等

謀亂故命鞫之其疏略曰晉川君與其弟富林正玉混內官村世蕃內禁衛姜潔羽林衛孫世明萬戶崔自春別

侍衛金健前萬戶洪希瀚希淬兄弟弟武士李希霖李彥邦黨惡

包藏禍心非一朝一夕云云傳曰洪麟備細晉川君情狀曾與晉川君相從

而知乎何以詳知此等情狀耶其窮問于麟推官李邕等啓曰  
金守宗金滾辭連請並拿來○洪麟供前萬戶洪希幹臣之五  
寸叔父臣居龍山時往見則在家之日常少問其所歸于其妻  
三寸姪金守宗守宗答曰每往晉川君家臣更問曰以何事每  
往晉川君家乎守宗答曰往見則豈無其德乎臣又問曰何德  
耶晉川亦何如人耶守宗答曰大君嫡派臣又問曰晉川雖大  
君直派相交何用守宗答曰宗室直派之人遲速間當蒙大德  
臣問曰何以言之守宗答曰希瀚豈不知國勢而為之乎臣問  
曰某某人往來晉川君家乎守宗答曰洪希瀚及其弟希淬李  
希霖孫世明崔自春姜潔金健李彥邦常常不離其家臣問曰  
其中最所身愛者何人耶守宗答曰洪希淬最所親愛者也臣  
問曰洪希淬最見親愛之意何以知耶守宗答曰希淬每宿晉  
川君家而一日退宿其家其日曉初晉川伴招希淬呼入寢房  
希淬曰夫人寢處何敢入晉川曰夫人往觀其母入來不好希  
淬即入寢房晉川引坐夫人寢席希淬不敢當去共衾以坐云

臣問曰何以詳知其若是也守宗答曰希粹來言故知之矣且  
晉川君同生妹之子金懷居麻浦日月不記前年秋節一日來  
見臣臣指墻下梨樹開花戲語曰花雖好開無酒奈何他處亦  
有開花乎金懷答曰吾家則桃花滿叢一者謂我曰有一菩薩  
多害人物國有二主故花亦再發臣問曰如此汎濫之言何人  
發說耶金懷諱而不言曰問之何用臣又問曰此長者之說歟  
年少者之言歟懷曰年少者之言豈長者言乎臣又問曰所謂  
年少果何人歟無奈富林正之言乎懷曰必其類之人所言豈  
出於他乎年月日不記春節奉恩寺奴韓希山一日來見臣欲買  
唐物語及于世蕃曰交結無賴之徒喪中徹夜宴飲欲作大事  
于國家又主上即位之初與社稷洞居武人等結為鄉徒  
屠牛宴飲有亂逆形迹臣問曰亂逆形迹何以知之希山曰吾  
以世蕃之婢虫介為妻世蕃所為虫介必知之詳矣我當與汝  
一同告變又曰世蕃所為與尹任無異廣結武人臣問曰某某  
武人耶希山曰洪希瀚兄弟希姜潔孫世明崔自春金健兄弟

順

李希霖兄弟

希春

李彥邦也晉川君昏夜來朴世蕃家徹夜談

話罷漏時乃還晉川與桂林無異詳知事情然後更告云云後

不復來見而身死雖不詳知其形迹今若推提其妻而問之則

世蕃之事可知晉川君朴世蕃所為臣則只傳聞不得親見洪

麟再供晉川君朴世蕃等謀叛情狀洪希瀚兄弟與晉川君往

來交結形迹詭秘且聞金守宗遲凍間立晉川君則豈不蒙大

德之言及金瀼花開之說因此上疏而已臣則實不親知也○

日暈

丁卯三公及禁府堂上兩司長官等仍會于勤政門外推鞠金

瀼等以其推案入啓曰叛逆之罪至重必須情迹昭著有證無

疑然後可以上變今觀洪麟上疏及元情招辭非但與疏內辭

緣相違皆推調於金守宗及已死韓希山其情狀似為不實且

朴世蕃非武夫壯健人也疏中及招辭歷舉咎惡終始歸重因

嫌誣搆情狀昭著洪麟請先刑推且洪麟供云金瀼有觸上

不道之言今問金瀼則諱不直指請與洪麟面質答曰如啓推



官以推案入啓曰洪麟與金懷面質則洪麟見屈受刑不服請  
加刑麟受刑不服推官等啓曰已於闕庭畢推歸一請於義禁  
府遣委官三省交坐推訊各曰如啓洪麟刑訊三次乃服曰朴  
世蕃以臣毋山非謂其養祖父金自轅陳告受賞婢子以為橫  
逆欲呈狀恐嚇又父通事洪石富赴京時於世蕃家償債世  
蕃求索羊皮帖裏以匹段一匹代給而世蕃以為不足更索羊  
皮帖裏不給則以呈狀恐嚇故又以黃金一錢許給常懷憤怨  
謀欲中害以為世蕃交結武人謀立所交晉川君叛亂形迹有  
之如是發告則人必信之而世蕃可陷於大罪臣亦計料其得  
功金懷則晉川君三寸姪子故指此人為發說觸 上不道情  
理切害之言則意其人亦信聽臣既自作供招金守宗則年少  
迷劣之人意其嚴刑則隨問誣服可實其事而援以為證洪希  
淬希瀚則臣之五寸叔 父臣別無嫌心而與晉川君相交故  
欲實其事因以舉名李希霖希春則於洪希瀚家相會博奕故  
臣見知而舉其名姜潔崔自春孫世明李彥邦則希瀚常說其

名故臣聞知而舉其名金健金順億則臣暫知名面故舉其名  
以已死韓希山援引情由則非徒窮極推問之祭證明無術其  
妻由介亦以迷劣愚惑女人意其隨問承朕欲實構虛之事援  
引誣告云洪麟以誣告反坐處斬籍沒

戊辰憲府啓曰晉川君玉貞以秩高宗親常衆無賴之徒處身  
於不義故奸細之徒藉口如此殊負國家厚祿優待之意請速  
削奪官爵門外黜逐以懲其餘答曰如啓

庚午 恭懿王大妃行幸于錦城府院君夫人避寓西問安  
錦城夫人即

王大妃母夫人也時以疾避寓柳校洞○日微暈○飛雉集于思政殿上

辛未 上御朝夕講傳才政院曰近來衆災俱發連綿不絕方恐

懼修省以答天譴誠不回天晝夜憂慮昨日飛雉又集殿上未知

復有何事此皆由予否德所致其曉諭中外以求切時之言○上

御夜對同副承旨鄭惟吉曰昨日以飛雉集於思政殿上求言中

外凡家舍傍山則雉或集於屋上或來于園林此雖非甚異之

事亦不可謂尋常也大抵災異之來人君當恐懼省念而修德也

史臣曰高宗典祀豐昵雉雖鼎耳夫雉雖之異宜若不至於甚而祖已以為變異先陳格王之言因戒正事之道全也山野之雉固非家馴之物而集於闕殿人臣當引祖已之格言以正厥事不可以閭閻傍山之冢例有雉集之事進啟也高宗豐昵意其有祈天永命之事故祖已以降年永不永之言告之今茲之異雖不可謂某事之應然為人臣者當以祖已戒高宗之言陳戒於上而今則不然臣恐諛佞之風起而啟人君怠忽之心以為常事而不知警也

○日暈

壬申日有珥內赤外青微暈

甲戌 上御夕講○以朴守良為議政府右總贊宋世珩為戶

曹判書李浚慶為司憲府大司憲趙士秀為刑曹參判李夢真

為承政院都承旨金澍為左承旨金弘胤為右承旨鄭惟吉為

左副承旨閔應瑞為右副承旨權轍為同副承旨慶渾為弘文

館副提學李夢弼為兵曹參議蔡世英為掌隸院判決事張玉

為承文院判校成世章為司憲府執義李希孫宋贊為掌令任  
鼎臣高孟英為持平柳昌門為吏曹正郎安方慶為工曹正郎  
沈銓為弘文館副修撰

乙亥 上御晝夕講○傳于政院曰今見清洪監司狀啓則清  
州青陽陰城癘疫熾發云相當救急藥下送事言于該曹○清  
洪道公州定山扶餘林川石城鴻山地震

戊寅 上受朝賀御朝講司諫李無疆曰乙巳定罪之後是非  
已定人心已安而邪論至今未殄頃者金鈴上䟽極為凶逆此  
非迷劣之人所自為也朝廷之間不無異議故雖賤愚者必聞  
其端而如是言之也鈴之䟽既如此而洪麟招辭又與金鈴䟽意  
略同是豈無根柢而然也是非不定而朝廷多有異議則國家  
何時而安乎况亂逆之徒治之甚嚴然後亂臣賊子知所畏戢  
而國勢堂堂變故不生若以亂逆已定之罪為曖昧一啓開釋  
之路則亂逆之黨何所畏哉乙巳之變古今所無當時被罪之  
人已服其罪而今朝廷間異議紛紜慶尚監司具壽聃不計大

事好為異論以乙巳年事為黯黯而鼓動邪議以慎蘭秀為李

芑四寸之子拾而說之曰李芑枉殺無辜十一人指宋麟壽李

澈奠源李若冰李若海李冤憫極矣死者已矣未死而遠謫者

中悅金儲成子澤羅湜可宜引用也不然將有物論判書許磁

亦好為異議乙巳之事昭昭親見而內懷異心外示恬退當初

錄功之時謂崔汝舟曰吾為功臣未免小人之名君以乙巳之

人為有罪則錄功當矣何以小人自稱也近來朝廷之禍不絕

其意以為翻覆無常圖後日謀免之地故自以當錄之功佯為羞

恥也然判宋純頃不得志自開城留守還朝之後連授顯職純

與磁為密友壽聘則與磁連族故三人相為締結今與磁同入

政曹用人之際附於已者置諸清顯矜憐罪人收叙子弟以為

傍邑之倖閔齊英以通津縣監見罷未久以為齊仁之弟即授

唐津時齊仁之母在公權應昌謫居孟山故以其四寸為

降邑德陽守令朝廷所為如此實非細故也前大司憲李浚慶於

罪人李中悅為叔父於李若冰李若海為同姓切親六若凡人

則當不容於朝列。浚慶常時素取重於人，故仍在清顯。所宜恐懼省念，而反謂尹任事曰：任豈為反逆，只為自全之計？且李洪胤等謀逆情狀既已分明，而浚慶乃以洪胤告變為非，公然唱說於人曰：洪胤如此之事，尚忍甘心焉。他日復為何事乎？前承旨李潤慶以逆豎之父，不宜置在朝列，而近居喉舌之地，國恩甚厚，頃者見金鈴疏，乃曰：迷劣之人，愚妄之疏，不可入啓。如此之事，視為尋常，反為隱諱，其庇護逆賊之心，甚矣。前日柳堪李元祿皆以一言之失，俱被遠謫，此人則人素畏服，故物論之發，已以無一人敢為啓達者。由是異議不止，人多眩惑，若不明正其罪，是非紊亂，國非其國矣。李芑曰：具壽聃小臣五寸，姪壽聃前為大司憲時，重駁小臣以專擅成福持身貪污黜之，故臣曾欲啓達而避嫌，未果。臣實罪萬然如此大事，義不可避嫌，而壽聃之事，小臣詳知，故敢啓。壽聃嘗曰：昔宋唐介嘗駁文彥博，而彥博後為宰相，復唐介職，被罪謫居者，叔父亦宜引用也。臣聞此語，使人言曰：竄謫之徒，得罪於朝廷，非予私自罪之，我何擅為引用壽聃。

聞此言心欲發明來到臣家臣無所言壽聃亦無一言而退大  
抵壽聃好為言論以口才服人故素取重於世而自宋純入來  
之後鴟張尤甚不計是非鼓生邪議臺諫曾欲啓之而近未曾  
議於同僚故今始啓達也前者自上以為亂逆之徒罔治脅  
從以示改過之路故或有遠竄者而反謂小臣構成虛事啓達  
定罪小臣將老且死何敢以不實之事陷人於罪乎許磁收叙  
罪人子弟俾為邑宰於罪人謫居傍近之地是以罪人為無罪  
而可矜也李潤慶其子既死於大逆當服延坐之律而自削勳  
奪資之後削勳奪善復為顯職承濫置近密之地不深治其罪故  
不自懲艾而反有如此之言也且閔齊仁前日親見密旨而猶  
不信焉以臣為要功宰相尚如此誰能收君父之禍者乎齊仁  
以密旨為不可而不從夫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人君  
與大臣謀事於危急之際不可不用密旨也當其時白仁傑等  
仁傑論密旨之非副提不知其幾而齊仁親聞臣言反以為虛  
舉羅淑等亦論不可事而不從庇護逆賊之罪齊仁為首也當初尹任事發之時宰

相皆入侍不極論任罪而反為營救之計小臣不得已給鄭順  
朋曰某某人置之極罪某某人竄謫而順朋遂將尹任等罪狀  
上疏焉其無異心者則孰不以此疏痛快於心哉人心纔定於  
往時邪議又起於今日有罪無罪自 上當速分辨以定是非也  
且前日李洪胤招內以李浚慶為兵曹判書可能成事而浚慶  
素有名望故其時亦不推治且死於亂逆者多出其門而特蒙  
國恩連授顯秩所當動心惕慮而反有如此之議况李潤慶以  
逆賊之父在於顯列不自懲創乃見金鈴之疏略無驚駭皆由  
朝廷治罪不嚴之所致也乙巳定罪之時李彥迪謂臣與大王  
大妃藥寸親乎是以臣潛結於內以不實之事構成其罪也掌  
令李希孫曰乙巳定罪之時多用寬典故人無所懲艾邪說至  
今未殄也無彊曰具壽昉常言既殺無罪之人宜用謫居之類  
而許磁宋純等收叙罪人子弟略無疑憚浚慶既庇尹任之逆  
謀又非洪男之告變潤慶則又不欲入啓金鈴之疏皆由異心  
所致此等人皆非微細之徒素取信服於人而近來表裏締結



鼓生異議若遲之數月新進惑於是非朝廷之禍將不日而作

矣若是則自上雖欲禁之不可得也請除患於未萌之前又

曰往者鄭興宗南沂多發觸上不道之言興宗南沂推占大然五桂發并總

後分許磁具壽聃等反以為無罪至欲罪發言者而其時不治

壽聃等罪故人心混於邪正良才驛壁書有女石臨朝奸臣入

啓事至今歸咎於鄭彥慤今金鈴之事無異於此故臣因此啓

之彼必以小臣為非矣然聽臣之言一正朝廷則小臣雖死何

敢悔乎且壽聃以亂逆為無罪欲引用謫居之人自古邪正佳

退國家治亂關焉於宋朝熙豐元祐之事可見也近者金安老

纒離謫不德已懷報復之計以致丁酉之事柳灌柳仁淑還朝

未以專為詭激之論終成乙巳之變今者自宋純入來之後致

生不正之議使人心眩惑奸邪進退之際自上尤不可不察

也李芑曰崔輔漢在時欲治壽聃之罪臣強止之輔漢曰汝必

終為壽聃所禍其言果驗且臣為兵曹判書時李霖具壽聃亦

為本曹堂上霖與壽聃同心謀議而壽聃又往來於柳仁淑家

臣拾壽聃於臣家欲言其不可之意臣畏而終不敢發言也答  
曰今聞啓辭至為駭愕人心至今不靖國家何時而安乎當啓  
慈殿而處之李芑曰宋時章惇蔡卞欲廢宣仁皇后而終不  
果頃者大尹小尹領袖首之名以尹任爲大尹首以起而欲  
懲治小臣慈殿在上猶且如此慈殿萬年後臣未知將有  
何事無疆曰前日擇賢之說郭珣主張焉珣本以微賤之人為  
李潤慶浚慶兄弟所推薦故珣言必稱原吉重吉夫原吉重吉  
乃浚慶潤慶字也其時凶謀逆計浚慶等亦豈不知而適不出  
於招辭故姑置不問其後浚慶出於李洪胤招辭而為朝廷素  
所取重故亦不論罪所當恐懼惕厲以蓋前愆而又生異議至  
於如此也李芑曰前日小臣駁逆之時所爲壽聃海南縣監朴民  
獻拍手大笑曰在弘文盧守慎丁璜時請在順當即入來云守  
慎乃逆賊康惟善同婿也人心不正類多如此故啓之希孫曰  
前日庭試時裂破司鑰房褥席儒生等特命刑推欲深治首倡  
者館貧不能明知首倡者而祖宗朝則雖有如此之事而每

諉以狂簡而以儒治之臣意今此儒生勿論首從皆懲以儒罰

即停為當李芑曰儒生籍名學校講明禮義入闕門趨殿庭所

當色勃足躩之不暇而打開司鑰房之鎖破裂御坐褥席無禮

不恭甚矣不可諉諸狂簡而不之罪也雖不刑訊令館員多方

窮問則可知首犯者而罪不至死如是隱諱士習尤為偷薄請

令刑曹推問四學堂長色掌儒生摘發首倡者治罪不饒○傳

于政院曰領相李臺諫李無經筵所啓急速書啓命領相勿退

去且召左右相沈連源○大王大妃御思政殿垂簾上御簾

外領議政李芑左議政沈連源右議政尚震及承旨史官等以

次入侍慈殿以朝講啓草示連源尚震命李芑等進前教曰

近來災變連綿晝夜憂念頃見金鈴疏雖曰祖述李霖之言然

必聞予攝政不可之議故言之今又聞啓意尤為駭愕乙巳空

罪之後人心至今不靖將何以處之罔知所措乙巳逆類昭昭

承服既伏其罪中外臣民無不洞知而具壽聃則自先朝曾

有慷慨之論意以謂誠心輔國以今觀之大非臣子之言何以

乙巳之人為無罪又欲引用其黨乎有識宰相尚且如此況其餘乎許磁以元勳之人忠君愛國之心固當終始不渝而今者不顧事君之道交相朋比務施私恩收叙罪人子弟護恤謫居之人此皆自上不明所致徒自責躬而已然臣子之道豈可謂吾君不明而不盡臣子之職分乎李潛慶其子雖犯大逆自上待之如初固當恐懼惕慮而略無遷改之意今在政院金鈴之疏如是凶逆而反以為尋常至欲不啓臣子當國家大事如此不道之事急欲掩蔽自上誰恃而為國乎言念到此可謂寒心李芑曰傳有之禮樂征伐自諸侯出十世希不失矣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陪臣執國命三世希不失矣今者國家刑政權柄在下不揔於上小臣每以謂  主上幼冲  慈殿以女主謙讓退托故國事如是也小臣以下才備位三公論道經邦固非小臣所能然近者國政在下六卿以上雖欲自盡其職亦無如之何矣議論一出於下自以為是而三公六卿莫敢矯其非故紀綱顛倒國政日紊洪彥弼在時臣與彥弼謀祛此弊彥弼曰

若見忤下人將有大事云夫大夫聽於卿卿聽於公然後言順  
事成國政不亂矣頃者乙巳亂逆之事下人先懷邪心以謂自  
慈殿憎惡尹任故搆成虛事尹仁鏡為政丞時亦欲掩置不罪  
及鄭順朋上疏後衆情決然從之厥後李洪胤之逆謀亦非一  
朝一夕之故無一人上言告變者而洪男始啓焉小臣如此啓  
之者非欲恐動人也只言時弊耳當初治罪尹任之時下情不  
順臣以謂自上降密旨則誰敢不從而密旨既下之後又以  
謂不可而不信不知者無足責也閔齊仁親見密旨反謂不可  
臣欲啓齊仁之罪仁鏡強止故臣不果也許磁好名於事不察  
是非皆欲趨附然穎悟故知非則善為窺避也孔子曰不在其  
位不謀其政今新進之人謀議國政好為言論眩亂是非紛擾  
朝廷故經筵之上臣每以自上明辨啓之夫邪正混進不獨  
於今時唐虞之際亦有讒說殄行至於舉四凶而堯舜能明四  
目不用邪議故終成至治自古必有明君然後下有賢臣國  
是自定矣今自上勤御經筵勵精圖治小臣衰老幾死恐不

得見盛治然近者國論多出於下有以私議時或得請於上  
故其弊如此也小臣嘗被駁於具壽聃臣之言似不公若曾欲  
啓之迄未敢也壽聃能以言辭見稱於人而其實則儉邪之人  
也古人曰巧言令色孔壬此人之謂也 中宗朝大小尹之說  
出於壽聃之口啓亂者實由於此人也 慈殿曰領相之啓至  
當以亂逆之事為黷黷欲收用謫居之徒者皆由輕上之心所  
致賞罰之權在下故也連源曰乙巳定罪于今六年邪議不殄  
實由儉人不以鎮定國勢為心好言論眩是非之故也臣與壽  
聃素不相識且無接談之時臣未知其何如人然此必締結黨  
類好為議論者也李潤慶其子死於亂逆自上不以子惡而  
廢父故不疑勿用之國恩重矣所當感激之不暇而金鈴駭愕  
之疏至欲掩置不啓許磁則自以錄勳為未免小人之名臣不  
知以何心為此言也磁以位高宰臣締結邪黨收叙罪人子弟  
宋純還朝未久鼓動邪論浚慶得保於逆賊之門反護亂賊之  
人奸臣無似濫叨相位不能鎮定故如是也 慈殿曰尹任謀

叛之時必以子為 仁宗義母以常人待義子薄惡之事成言  
禍將出於反掌之間幸賴神佑之力 宗社得安當是時 仁  
宗傳位 主上而任等反生易君之計 宗社幾傾朝廷知謀  
逆之幾而無一人上聞欲觀勢所定而托身偷全徒懷患得患  
失之心是豈臣子救君父之道乎乙巳定罪今已六年窮村僻  
巷微細之民雖或不能詳知謀逆事情至如許磁具壽聃等昭  
昭親見不知有何心而鼓此邪論恐動大臣指李欲引用逆黨  
乎今 主上幼冲予以否德勿攝國政政權在下不摠於上故  
人心不靖如此災變豈無所召今觀壽聃所為自宋純入來之  
後鴟張尤甚君子小人之進退有關於國家如此宋純則本意  
外之人自上豈料亂朝廷乎雖蚩蚩之氓固不可以乙巳之人  
為無罪况以有識宰相反欲庇護耶當初定罪之時自上不欲  
廣治脅從其初雖不知其謀逆而終見實情則固當一心為國  
不饒奸賊可也至今更有新議處置之事自 上亦罔知所措加  
罪宰相非予所欲彼人受罪豈為美事觀其罪狀雖加重罪固

不足惜然先朝舊臣不忍重治並削奪官爵李芑等曰其間  
不無輕重之差或遠竄或付處或削奪官爵則庶乎可矣慈  
殿曰削奪官爵亦非輕治論以大罪於予心未安尚震曰小臣  
見我國之俗病在輕薄好為議論故中宗朝大尹小尹立彌  
之時中宗教曰近無節義庶耻之風故人心如此不定中  
宗此教正中時病大抵今者國俗不好恬退忠信之人必以言  
論辯給之人為高故其中彌為英邁者務飾詭論以取名望臣  
與此等人指具壽素不相識唯宋純與臣同年而國人皆以為  
議論皆出於其口大小之人皆有恐懼之心古人云人主之尊  
譬如堂羣臣如陛衆庶如地庶遠地則堂高庶近地則堂卑高  
者難攀卑者易陵今公卿大夫士不顧等級下陵上賤妨貴務  
駁人物以為一身之聲價李芑曰今者弘文館臺諫於論議之  
際牽於同類或有非其志而強從者不然以勢不相容相擊故  
不得已苟合成廟朝則臺諫以已之是非為是非不苟牽於  
人小臣之父宜民歷仕成廟長在弘文館故其時之事臣詳



知之 成廟美政盡廢於燕山時 中廟中年臺諫亦不知古

事猶有苟循之弊今者尤甚於論一事議一政臺諫雖有心非者而不得不苟從且弘文館職在論思而不與國政故 成廟

有論議國政是非者嚴辭教之曰爾等亦欲干與政事耶古人云政在臺閣則亂其言誠是故小臣每以此意啓之 慈殿曰

今臺諫於同僚每有不相容之啓 中宗朝詭激之習猶有未

殄故也朝廷政事臺諫各陳所懷可也今則相為牽制以不緊之事數滯臺諫自上非不知此弊而因循成習故亦不能改也

往在 中廟朝趙光祖等擅亂國政生殺與奪皆在掌握而君

上與大臣不能下手國事如是豈不寒心其言則堯舜之治可

復於今而終不見效朝廷之禍迄數世未已前車既覆後車可

戒各守其職盡心國事不好詭激之論可也今壽聃等不鑑前

轍使國是擾亂朝廷豈得一日安靖乎去邪之事大臣責也須

除此弊務要鎮定予又以不德之人攝治國政故國事日非日

夜惟望 主上長成而已 成宗十三歲即位 真熹王后攝

政九年而歸政予亦欲待 主上長成還政大抵近者災異連綿人心不靖雖上有庸主君臣之分已定臣子豈可謂吾君不明而多蓄不滿之心好為詭論以亂國政乎人心難信至於如此甚可畏也尚震曰古有投鼠忌器之說必尊待公卿大夫然後等級嚴而朝廷尊以今觀之賤隸之徒至誣訴監司守令略無敬畏投鼠忌器之意安在由是終成弊習馴致於不有君上於洪麟等疏可見體統之不立也大抵公論於天下不可一日無而出於上則治出於下則亂故三代之時刑政號令出於君上漢唐之末羣下主議故敗亂相尋今言論之人在朝則言無不善似為國家而還家則好生異議驚惑人聽夫明主在上則遠自山林下至商旅皆可以盡言不諱矣然若屯聚私論妄言國政是非則不可也小臣以庸愚待罪台府頃者與尹元衡飲酒而言曰往時蔡無擇許沆等熾張氣勢或發一言衆皆靡然從之莫敢以為非自 上固當揔攬權綱廣開言路私議害政之事自 上須明知所自也臣近又聞外間議曰某指許可為

政丞云小臣為兵曹判書時士族人不送全家事曾已啓達今以用情不公歸咎臣等必以小臣為不合政府而適之欲引其類而為之也然雖微官末職下人不敢擅便况於政丞乎此亦不思之甚也 慈殿曰自下若以謂國有君上則私門安有如此之議乎政丞重位至欲自下擅置何事不可忍為人心如此災變之降何足恠乎自上徒擁虛器而已矣李芑曰昔大舜好問而好察邇言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擇言之道在於學問學問高明則觀人於言語舉動而人不能復矣世有能言而行不逮者亦有訥言而慎於行者觀人之術宜法於論語也且逼臣之言臣等啓之為難然傳曰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頃者金光準前月親觀射時受試官落點稱病不入事臺諫論啓自 上即允又命照律恐非待大臣之道也先準位在一品若非其人則不可置於其位死曰在其位則不可以衆人待之如此則自然愧恥不敢為非矣尚震曰古者刑不及宰相故議宰相罪只曰取上裁而不為照律照律之際檢律舉名曰某杖一百某杖八十至筆之於書

此甚不義大臣若有大罪則雖下禁府刑鞫可也若細微命棄  
之罪則不可與衆人同也大臣不至貪污之甚則貴貴尊尊亦  
為國之大禮而頃見光隼照辭至有行私計利知有其身不知  
有君之語臣恐為已甚也○傳于三公曰具壽聃許磁削奪官爵  
門外黜送李浚慶宋純李潤慶削奪官爵○大司諫申瑛執義  
成世章司諫李無疆掌令李希孫宋贊持平任鼎臣高孟英獻  
納韓沃正言崔彥粹任呂啓曰具壽聃宋純許磁李浚慶李潤  
慶俱以秩高宰相庇護逆賊構成邪議壽聃則以伏誅者多被  
枉殺見竄者將欲引進浚慶則以尹任為非謀逆只為自全之  
計且以李洪男告變為非許磁則以已得功為可羞謂不免小  
人之名公然唱說眩亂是非與宋純同秉政權收叙罪人子弟  
以試人心宋純則締結壽聃許磁還朝之後鼓生異議使人心  
不定潤慶則以逆豎之父罪固罔赦反反顯列不自惕懼頃在  
政院以金鈴凶逆之疏諉諸迷劣為不足啓右人等用心無狀  
發於行事者乃至於此其誑惑人心將生禍朝廷之非極矣不

可有所輕重請並遠竄許磁並削勲籍答曰此人等事以其罪  
觀之固不足惜自先朝歷仕已久自上特示寬典如是酌定  
不可改也許磁當初不無同辭啓之功亦不可削勲

史臣曰初陳復昌登科而後未得發迹許磁力薦為持平其  
後復昌固辭富平府使而陰附李芑為諫職磁知復昌不為  
公論所容又慚前日不能知人之失上疏論復昌之奸邪李  
芑力救磁之言未施復昌之勢漸熾磁懼其禍及托言近日  
心疾大發事多錯戾復昌知磁元勲之人未易擯擠謬曰凡  
人發心疾則必至於狂如此之事何足恠乎然心實銜之是  
時磁為吏判復昌欲試磁意乃曰嶺南妻鄉也欲為慶尚監  
司磁信之擬於首望復昌大怒曰磁是何人擬吾於監司之  
望乎猜嫌益深斥去之計決矣壽聃初與復昌同里閉心服  
復昌善為剛直之言吹噓倍於許磁至於親入玉堂而薦之  
復昌之為持平也壽聃之力居多以此復昌感其恩壽聃之  
被罪也復昌上章力救自是情好日密凡有所為必議於壽

聃而一從其言故一時士林賴以粗安議者曰壽聃嘗有士  
林之望而附於復昌固可羞也然向使復昌一從李芑之言  
則士林不得寧矣而欲收一時之名必遵壽聃之議使數年  
之間朝廷無事壽聃之功大矣其後壽聃審知復昌之奸  
邪語其所失復昌深銜之思有以傾之先是復昌以浚慶有  
士林之望欲依附以高其名家且密邇故有時相訪一日浚慶  
之族同知李思曾設宴而請賓浚慶復昌同會焉復昌被酒  
語浚慶曰天老何以負我乎天老即壽聃字也時壽聃婦家  
之婢以善歌與宴知天老為壽聃之字即傳復昌之言於壽  
聃壽聃聞之曰陳遂初恨我我必不免復昌不知歌兒之所  
傳意謂浚慶漏其言深恨之又以罪人中悅之父構成甚易  
故並其兄潤慶而俱陷之宋純以開城留守入為大司憲語  
人曰復昌以么麼之人得志揚揚使朝廷不靖吾欲去之復  
昌時以工曹參判方圖吏曹而純先為之復昌不悅曰自宋  
守初入京以後朝廷之間多有囂囂之言此人不可不去是

時復昌陰結於李芑而以李無彊為羽翼磁等五人俱觸其怒故議於芑家而陰嗾無彊以成之

○尹元衡為吏曹判書尹溉為行戶曹判書鄭士龍為禮曹判書沈光彥為吏曹參判蔡世英為戶曹參判沈通源為禮曹參判宋世珩為司憲府大司憲金馮為掌隸院判決事鄭裕為議政府檢詳李士弼為弘文館校理趙士秀為慶尚道觀察使○夜月微暈

己卯傳于政院曰海南縣監朴民獻聞領相李芑駁逆拍手大笑曰盧守真丁煥當入來云其心甚慝罷職可也○兩司啓具壽聃等遠竄許磁勳籍並削事五啓不允○弘文館副提學慶渾直提學洪曇典翰尹玉應教禹錦校理韓智源鄭宗榮副校理李士弼修撰李友閔奇大恒副修撰沈銓博士金貴榮著作柳順善上劄曰伏以近日天地失寧災異疊臻兩土晝暝雉升正殿前古所無之變莫不畢見以上天仁愛之心豈無所由而然也 殿下諭中外令盡言闕失凡有血氣孰不感激第以

求言非難受言為難受之非難行之為難 殿下於言之微小者雖即採納而至於是非明著邪正判然之事拒之愈固臣等恐 殿下受言之實猶有所未至也况今人心不靖異議橫生此實關國家大事而尚諉諸 先朝舊臣薄示輕譴將何以鎮人心而答天意乎答曰臺諫所啓豈不樂從壽聃等以其罪觀之雖不足惜 先朝舊臣不忍重治故不允○日暈

庚辰兩司啓具壽聃等遠竄許磁勲籍並削事答曰具壽聃許磁宋純李浚慶中道付處其中不無輕重李潤慶非有他罪也以金鈴疏辭為迷劣愚妄而不即入啓門外黜送削勲事今雖被罪不無其功故不允世珩等再啓曰 上教以為其中不無輕重四人之中亦豈無輕重具壽聃許磁主張邪論眩亂是非以惑人聽以矣凶逆不道之賊人人所共討也反以乙巳大逆為無罪至欲引用其黨又以鄭興宗南沂伏誅為非辜至欲治罪發言之人其黨惡之罪比他人尤重不可同科請遠竄許磁當初啓達實非本心至以錄勲為羞其有也志明矣有他志之



人豈可仍置勲列乎決不可不削請勿留難答曰具壽聃等事  
所啓當矣然罪重故已付處矣不須加罪也許磁削勲事非如  
他功臣例決然不可改之不允○上御夕講○兩司啓具壽聃  
許磁遠竄許磁勲籍並削事三啓不允○日暈  
辛巳兩司啓具壽聃等遠竄事三啓從之具壽聃配龜城許  
磁配樂安許磁削勲事五啓不允

史臣曰李芑居首相之位恣行冒臆乙巳之事恐生異論以  
許磁之羞錄勲籍為用心之無狀欲杜後人之口罪之至此  
然人之口不可盡防故有人書于延曙亭上曰國賊尹仁鏡  
鄭順朋李芑人口雖防人心其可防乎

○上御書講○兩司啓曰前海南縣監朴民獻其所言極為兇  
隱不可只罷其職請削奪官爵唐津縣監閔齊英以罪人親弟  
為許磁等所收用物情極為未便不可仍在其職請罷答曰皆  
如啓

壬午兩司啓許磁削勲事不允諫院啓曰許磁配於樂安此邑

去京城雖遠許磁本家在昌原與樂安相距至近殊無遠竄之意禁府亦為非矣配所請改定答曰如啓○以姜顯為刑曹參判金明胤為漢城府左尹李濬為右尹鄭浚為兵曹正郎○夜月暈

癸未 上御夕講○兩司啓許磁削勳又啓曰許磁配所以家鄉至近啓請改定而又定於不遠處南海禁府不有公論甚矣請於兩界改定禁府堂上並推考皆不允○日暈

甲申 上御朝晝夕講○兩司啓許磁削勳事不允許磁配所改定事從之配洪原○日暈

乙酉大司憲宋世珩大司諫申瑛執義成世章司諫李無彊掌令李希孫宋贊獻納韓沃持平任鼎臣高孟英正言崔彥粹任呂啓曰具壽聃等定罪時自 上教以分輕重臣等不能詳察

多有誤事至有物論在職未安請適臣等之職答曰具壽聃等分輕重事當初自上所為勿辭世珩申瑛等又啓曰工曹參判陳復昌本以邪毒之人濫躡清要竟被超擢恩寵踰分便生驕

悍縱恣無忌日事專擅少有不愜於心睚眦必報自公卿大夫  
下至賤隸畏之如豺虎毒藥士大夫會話間言及復昌慄然變  
色相目而止之人心如此國事從可知矣至於無君上無朝廷  
之意有不可忍言者復昌到前司諫俞絳家譏侮 慈殿大唱  
不道之言辱及 殿下又發不敬之語傍人莫不失色掩口不  
答到元勳之家則力主治罪逆賊之議陽示為國之心見異議  
之人則力主濫治逆賊之論陰濟保身之術惟新逆黨情狀昭  
著為臣子所當痛憤而反怒於因裴萬期告變而拘拿其妾毋  
到府尹羅世績家公然唱說以逆黨為無罪罪人柳堪以武定  
寶鑑為不可印見之論大唱於公廳而復昌私其有分曲為之  
護及堪被罪移怒於發議之人韓智源也必欲擠陷又與罪人具壽  
聃結為腹心之友於國家大事莫不以私意共議至以口不可  
道之言壽聃投書于陳日有一梁松及筆之於私書以相往復  
其奸謀秘計有同鬼蜮復昌嘗為恒言曰大小人不來見我者  
必有異心以此人畏其毒奔趨如恐不及車馬日真於其門其

為用心不可測也日夜潛磨利鋒欲攻士林中異己之人人人自危在言論之地同僚畏其鋒不能措一辭於其間只相望見其口為人臣上無君上下使人人鉗口結舌雖古謀國之奸無甚於此請依律治罪以安人心慎居寬既被重駁得罪朝廷所當屏處惕慮不有邦憲出入城中與具壽聃許磁互生邪議殊無畏懼之意請命竄逐具壽聃許磁為邪議根抵久矣尚未熾戮及宋純還朝之後三人締結鼓譟異論眩亂是非紘之罪與壽聃許磁無異而止於中道付處物情憤鬱請命遂竄答曰陳復昌事大臣今以事詣闕問于大臣後當戮落宋純慎居寬事如啓竄宋純于順川慎居寬于平海以兩司啓辭問于三公曰陳復昌之為人常時以為忘身為國之士無有如此人而今見此啓辭則人心何以如此然為國之人或有取怨之事俞絳等家所言不無形迹臺諫豈偶然啓之乎然欲聞公論於大臣李芑等啓曰復昌不道不敬之言與夫私相往復之事皆不得顯然知之他餘論駁之事皆發於公論也答曰知道答兩司曰陳復昌所為之事雖有

如此不顧其身為國盡心之事亦不無於其間矣不道之事以

一人傳播之言決不可依律定罪只削奪官爵以之懲戒可也

具壽冊素與陳復昌相往來殊款壽冊規責其非復昌銜之發其素所往復之私書以示任事之人而構陷之嘗以其書示舍

人尹春年留其簡而遺復昌書曰今聞君先簡而壽冊答之簡于春

果然否復昌乃自明曰若果有之豈諱於吾君哉春年乃勝能

辭於他絕送復昌復昌知其簡已發回書復之曰果吾反覆乃

自取也復昌與春年頗厚論言官駁已求解之際春年以是困

之聞者決之方兩司侍從論復昌之祭人皆欲重治而春年來

言於弘文館雖言其奸狀而時有管救之罪果深矣然為國事

不能顧其身不可深治後恐有物議云兩尹皆威里辭世珩申瑛等

再啓曰復昌曩在丁酉奴事金安老又在乙巳以柳仁淑親屬

奴膝婢顏無異於安老之家及仁淑之敗又掩其迹得意縱

恣其隨時反覆之狀有自來矣復昌為人百端狡譎若見人罪

惡貫盈物論憤激朝夕將戮則先人獨啓歸功於已黃憲有罪

復昌上是豈不顧其身盡心為國者乎不道不敬之言及筆之

於書私相往復之事若下復昌于獄推問之則聞者見者皆非

一二何能諱也此人邪毒之狀國人所共知而今日廷議公論

顯著豈可謂一人傳播乎請推鞫得情依律定罪以安人心之  
危懼答曰隨時附勢者豈獨復昌乎其曰先人獨啓歸功於口  
云者是則不無後弊而不可重罪以傳播之言亦不可推鞫也  
世珩申瑛等三啓曰復昌邪毒之狀國人皆知而自上獨不  
知之小道之跡國人皆知而自上擬之為盡心其陰邪多術  
壅蔽聰明人人所共痛憤者久矣此謂盡心國事之人國耳忘  
家鞠躬盡瘁而已復昌日事營私日招權勢附已者譽之異已  
者毀之生人殺人自以為皆出已手欲擅息威之柄豈可謂盡  
心國事乎奴事權奸諂附逆賊隨時反覆圖保一身到元勲之  
家則以治罪逆賊為言見異議之人則以濫治逆賊為辭其反  
覆情狀到今益著豈可謂不顧其身者乎以拘拿其妾母為怒  
指逆黨為無罪曲護柳堪移怒於發議之人必欲擠陷知有妾  
母而不知逆賊知有其友而不知兇悖其黨惡情狀有甚於他  
人俞絳家不道之言若使面啓則可以從詳啓達而筆之於書  
臣等所不忍也請速推鞫依律定罪答曰陳復昌事以所啓具

之則反側之狀極矣附已者譽之異已者毀之云復昌譽之者  
自上未知顯然毀之而無據被罪者亦未之知也以其所失罪  
之可也所謂不道之言以一人之傳說遽印定罪不無後弊不  
允世珩申瑛等四啓曰伏見 上教隨時附勢者豈獨復昌乎  
庸瑣之人雖或有附勢者奴事權奸諂付逆賊反覆無狀孰有  
如復昌者乎臣等所謂先人獨啓歸功於已者復昌非所以不  
顧其身只巧於抵隙知物論將發乘間獨啓故臣等敢啓以冀  
聖上洞察其奸狀爾其不道之言不敬之語非無根而傳播在  
俞絳家屬聲大唱辭氣悖慢非獨絳聞之秩高有識之人在坐  
叅聽驚愕起出臣等豈以一人傳播之言仰瀆 天聰乎復昌  
無君黨惡之罪決不可少貸今若緩治後日朝廷之禍有不可  
勝言者請窮推得情依律定罪若曰陳復昌他餘反側之狀公  
論如此矣以何事怨上為此觸上不道之言乎今則已暮明日  
雖國忌齋戒此為大事當招俞絳于政院問之世珩申瑛等五  
啓曰自古檢邪小人得售奸計則稔惡驕肆終至於不敬君上

復昌嘗有大小敬之心故殺之於言者極為兇悖若下問俞絳  
及參聽尹春年則自上可以洞照情狀其不道之言不敬之  
語非惟口不可道耳不忍聞只此一事死有餘罪其他反覆之  
情黨惡之狀顯然昭著衆惡俱備決不可少貸請亟命窮推得  
情依律定罪各曰其所言輕重問于俞絳則可知矣尹春年亦  
當招問○弘文館直提學洪曇典翰尹玉應教禹錦校理韓智  
源鄭宗榮副校理李士弼修撰李友閔竒大恒副修撰沈詮博  
士金貴榮著作柳順善上劄曰伏以陳復昌罪盈惡極而公論  
至今未發者以其勢焰熾張人莫敢開口也今者人心愈鬱而  
乃激於臺諫之論中外人心莫不痛快欣然相慶不謀而同是  
豈傳播隱微之事尚可遲留顧思者耶殿下既不能明察奸  
回使自縱惡而又全罪人斯得之日尚且留難疑慮於其間以  
為復昌或不然而公論或不實也臣等不敢留待經日即以上  
下之共憤為殿下申焉復昌傾邪反覆陰狡毒害之狀不暇  
殫記其勢位既隆而人莫敢議其惡則日蓄無君不道之心至



於形諸言語筆之衆見略無忌憚頃者安名世被罪之時外從  
公議內實曲護以鄭順朋為素所見知私謁于其家顯言力救  
順朋出示金宗直詩集以其時史臣等被罪事折之不敢更言  
而退此與大唱惟新逆黨無罪之說同一意也至於館中宣醞  
之日親承傳教而旋即書於座上屏風曰丁寧傳教雖盈耳醉  
則能忘奈爾何此亦與臺諫所謂譏侮 慈殿辱及 殿下之  
語同一意也其所辱及之言臣等不敢忍言焉往來彼此恣為反  
覆乘勢報怨伺時自謀陽示為國之謀以釣訐直之名豈有一  
毫為上之心哉堂堂聖朝為么麼一奸人之所辱豈不痛心哉  
殿下不即明斷以謝一國而反示顧惜之意臣等竊恐後日危  
亡之勢迫在朝夕而更無為 殿下言之者也 答曰陳復昌以  
常時所為見之則剛直之士無過於此以其所言而被罪者亦  
非無據故以為為國之人也豈知如此無狀乎此乃由子學識  
短淺亦無知人之明故爾治以大罪非輕故不得率定而已

史臣曰復昌得志以來傷人害物人皆側目而性甚巧黠締

結李芭韓景祿一時勲戚之人若聞人有議已者則必加重  
罪而後已雖秩高清顯之人無所顧憚上疑以為剛直故  
春注日篤人莫敢下手至是以私嫌謀去名士五人舍人尹  
春年知人心厭苦乃言於元衡元衡曰不可不議於韓景祿  
春年即告於景祿景祿黽勉從之復昌方以副摠管入直聞  
合司之奇招吏輩怒曰兩司安有不謀於吾而擅啓之理乎  
俄而有吏持啓辭來示乃其事也自興仁門外拿歸禁府路  
逢汲井之女乞瓢水而脫笠飲之道傍觀者咸快之先是復  
昌論執罪人必以宗社為言故定配必於遠地至是復昌定  
配時雖無宗社之言而禁府以公論竟配三水

○日暈

丙戌招前司諫俞絳及舍人尹春年于政院問陳復昌所言之  
事俞絳啓曰日不記去十二月間陳復昌及尹春年到臣家相  
話之際復昌語春年曰淨業院事君等必停啓矣春年答曰令  
公以為不停之耶復昌曰慈殿以崇佛之道導勅冲主上

其可乎小臣聞之驚駭即言曰自上只為先王後宮居處而已安保其無他意乎臣子容或不信上志故論執耳小臣辭以小便出戶外其中所言臣未及聞尹春年啓曰臣前年十月二十五日適與陳復昌相值於俞絳之家復昌問曰仁壽宮事停之耶臣荅之曰時未停耳復昌曰玉堂上劄同僚使我草之我執筆立成做聲呼耶而出廟門等數語同僚皆以為好於君意何如耶臣荅之曰文字甚好可取但已閱數月騷擾至此自 上亦豈不知崇佛之為非乎此則只為先王後宮而已豈可謂崇佛之事乎若復立貞陵圓覺等寺則舉朝以死爭之可也俞絳亦曰若復立貞陵圓覺等寺則如吾輩者亦當以死爭之也復昌大怒曰教子當於年少時 主上年尚幼冲而慈殿以崇佛之事教之 主上豈不從 慈殿之教而崇佛乎臣荅之曰 慈殿之崇佛令公目見之乎且 聖學高明萬無崇佛之理而 慈殿亦豈教誘 主上使之崇佛乎吾意以為萬無此理復昌曰年少 主上豈不誅習於 慈殿之為而

崇佛乎乃發怒作色而出○兩司啓陳復昌按律定罪事答曰  
復昌不敬之言不知謂何事矣今見俞絳等所啓則無他欲闢  
異端固覺觸上而發也頃者賊黨熾盛之時一無言者而復昌  
不顧其身而救之不無其功矣不可治以重罪也世珩等再啓  
曰昨日下午教復昌譽之者自 上未知顯然毀之而無據被罪  
者亦未之知也復昌常時自恣任情毀譽者不可勝數姑舉其  
大者則得罪罷散之人以其附已故至於上䟽稱羨薦進柳堪  
事發議之人以其異已故到處詆毀必欲擠陷臣等所啓只為  
此也非以被罪者為無據也前後被罪者各有其罪以其罪罪  
之豈有他議以開不靖之端乎臣合司伏閣侍從上劄極陳廷  
議亦甚明著而自 上皆不採納至於一儉臣累垂顧惜之旨  
且於俞絳等書啓之辭又下無他之教臣等不勝缺望凡文字  
間所書之辭與俚語言勢不同其曰教子當於年少其曰 主  
上豈不從 慈殿之教其曰年少 至上豈不洙於 慈殿之  
所習等語以文字觀之則似無甚可諉以俚語釋之則言勢不

遜極為悖慢而子字年少字深字極為不敬此乃平等所相慢  
侮之辭雖一家尊長尚不可以此加之况為君父發此不敬之  
語凡為臣子孰不痛憤觀俞絳書啓驚愕之語則當時語勢之  
悖慢益可極矣若只以闢佛之事相與問答而已則豈為驚  
愕乎復昌不敬之心常積於中故發言製詩皆有不敬之實弘  
文館屏上所書丁寧傳教雖盈耳醉則能忘奈爾何之句亦可  
見矣雖平交不敢以此相與况於親承之際遽懷此念向君父  
稱爾絕恣慢上之罪決不可容儼且以不無其功每下丁寧之  
教雖在元勳有罪罔赦况復昌乎反覆之狀黨惡之罪昭著無  
疑請快從公論答曰不久世珩等三啓答曰門外黜送兩司請  
陳復昌按律定罪八啓不久○弘文館副提學慶渾等上劄曰  
伏以復昌傾邪反覆陰狡毒害眩惑是非變亂朝政譏侮 慈  
殿辱及 殿下而遲留顧惜不即快斷臣等未知 殿下以復  
昌果為剛直之士乎為國之臣乎當論啓李芑之時自以為已  
功而逢人必誇日出萬死之力而為之及李芑復相之後則乃

曰前日之駁非我之意也且以清源君韓景祿為必成他日朝廷之禍常擬駁去並其相見之人而嫉之如仇讎及聞近日公論之將發則日趨其門垂淚乞哀伺時諂附有同媚狐反面傾軋無異鬼蜮所謂剛直為國者果如是乎至於欲人附已則乃敢大言曰不見我者必有異心欲立威權則少不愜已者百端中毒故人畏其毒狼顧脅息車馬填門賄賂輻輳其他復戾猜狠貪黷縱恣之狀不足為殿下一一道也合前古衆小人之態而欺殿下以盜剛直之名巨等竊耻焉廷論之發實國家之大幸而殿下留難曲庇至於此極巨等尤痛焉若以巨等之言為不信則下問廷臣令各進言可以知一國之人心也伏願殿下快從去邪勿疑答曰不允慶渾等再上劄子允

丁亥兩司請陳復昌按律定罪三啓答曰於國家不無其功決不可重治付處可也

付處陳復昌于三水

按律定罪事五啓不允世珩等上

劄曰復昌不敬不道之罪非作於一朝一夕以其釀成狐鼠之習鬼蜮之毒者有自來矣臣等謹陳其發迹之由與其平昔所為

之大槩而明其情狀焉復昌之母初嫁馬肆興利之人柳水以

七朔產子見逐後嫁譯官村元社兒名介未致後復昌為顯達

厥後復昌之父義孫為錄事時娶居焉而知名者此三人亦多以此人

皆賤之復昌有此釁咎勢難赴舉而以其父系接連於柳仁淑

柳希齡之族故憑籍柳門得赴科成名已云大幸而敢懷越分

之計思得吹噓之地初事金安老至有犬炙不及李彭壽之讎

復昌為奉常主簿之時彭壽為同僚論事安老欲攀勢得職

以犬炙媚悅復昌雖自以為為極盡其味而暗之安老以謂猶不

及彭壽所又事柳仁淑許磁具壽聃奴顏婢膝日拜其門而安老

仁淑許磁以復昌微乎微者必不容於物議故不得謀致於顯

職也壽聃與復昌住居相近復昌之諂事多幸壽聃不勝復昌

阿附之情薦為持平旋被物論復昌之微賤既如彼而其居於

豐德及東居洛中非但無一善狀庸瑣鄙唾之事不可彈論不

住閭巷人皆賤惡而至于今日遠承恩寵國人了不知復昌有

功與否但見復昌之奸邪自生駭恠復昌聞見國人之駭恠自

多疑惑似聞人言或及於其身則欲尋言報故凡人相對處語

及復昌姓名則人皆竦髮守口復昌乃以物議駭恠為憾思欲見容奔馳納交於公卿士大夫之家夜以繼日或待以笑語饋以酒食則謂此厚我或待以沉默嚴正則謂此輕我以此公卿士大夫如待大賓又強邀文士一月之間設酌居半而被其邀者心雖厭之狼狽赴筵如入毒螫之穴復昌則每誇於人曰吾往其家某也待我甚厚某也來飲吾家乃吾心朋以此士大夫羞與為語或至畏避者多復昌之所蒞官司人心不服前以司成在學宮而館中儒生目以儉邪至恥受業頃為臺諫之長為下僚者恥與為列潛相慨嘆結舌相容又以直提學在弘文館時館中早朝一會而復昌橫行諸處趨暮始到傲然自肆以不必駁之事欲擊臺諫僚議不一復昌怒不自擅無端走出下吏典僕亦為驚恠館中以為不足數置之度外政院居近密之地上下官禮貌從古甚嚴而復昌為同副承旨不恤禮貌任意出入同僚皆憾其縱恣而畏不敢責其他怙寵無忌市恩作威如誣囑刑杖衙門之負欲行其生殺於愛憎之人而每於小紙著



名送于刑曹也。車色吏畏慄，曲從如此，噴嚇貪黷，仰累聖治之事，何可勝言！此則臣等姑舉其尋常之情狀，而國人之所以知為小人也。其到元勳之家，則力詆逆賊，見異議之人，則謂其濫治逆賊，而欲護柳堪安名世者，此乃異鈞寬厚之名，以為後日地狡計也。陰囑一臺官使之擊駁名士不附已者，十餘人將陷於罪網，其臺官以其無可駁之實，而不應焉。復昌深銜之，其為恣行宵臆，此亦一端也。且復昌與具壽駟托為腹心之交，每私議國事，跡甚詭秘，其往復私書中有口不可道之言，若命有司鞫問，則奸狀自露矣。至於弘文館屏上所書及俞絳家所言，則臣等不勝痛憤，義不共戴。一天復昌所生之地，既為醜穢，而庸賤成習，及其志盈意滿，陵蔑左右，終以不敬悖逆之語及於君上，國人始則賤惡，中則叛恠，終則思食其肉。公論纔發，都人士女莫不相慶，以捕虎比之。國人之情大可見矣。伏願殿

下快從公論，以正王法。○弘文館直提學洪曇等上劄曰：伏以復昌奸邪毒害，復戾猜忍之狀已陳，大槩不須更言其平日所

言專在於擅亂朝政欺賈君父任其所為莫敢誰何故自  
一不允所陳則輒懷忿怨恣發不道之言朝臣一不從所嗾則  
即謀陰中必欲構陷而乃已其慢上陷人之計日長月滋不知  
自止殆天之厚其罪惡而以正兩觀之誅也其於春年家所謂  
寡婦之子無所聞見之語辱及兩殿極矣閭巷賤隸之人以  
此相詬猶勃然相稽以殿下之誠孝豈不愕然動念乎臣等  
與復昌義不可共戴一天則殿下亦豈敢為慈殿特原大  
不敬之罪乎非獨此也復昌又嘗通簡於相善之人具壽册也曰今  
之喜生事無恥之輩指元虎變也趨附清源與領相蹤跡詭秘將生  
事士林云此欲構無形之語排陷士林一網打盡其為奸計慘  
矣使公論遲發於數日則安知復昌之奸謀不成於朝夕也  
中廟不即去安老以成末年士林之禍此實殿下之所親鑒  
也伏願殿下亟從公論以快輿情答兩司弘文館曰復昌以  
其罪觀之則所論當矣然予之寬貸者但於後日盡心國事者  
有所防碍故不忍重治不允

戊子兩司請陳復昌按律定罪事五啓不允

己丑 上御夕講○傳于政院曰今聞兩麥損傷於黃霧民將

艱食云下書八道監司被災尤甚處令都事劃印往審嚴勅守

令捧納官債務要斟酌使不得猥濫○兩司啓曰陳復昌之母

以其子二品蔭已受貞夫人之號以淫穢庶女濫蒙封爵忝辱

息命莫此為甚請亟削奪答曰如啓

辛卯 上御朝講執義成世章曰陳復昌自少性本輕薄故素

見賤於人但狡計多詐善為反覆擅威一時至茲觸上之言而

自 上以為不無其功臣等尤為憤激前日黃憲將亂國事復

昌托於公以售其私敢為先人而啓之一以洩其憾一以要其

功顧安有剛直之心為國之功哉自 上反以謂為國忘身至

以 御札褒諭 其略曰副提學為國忘身之忠古今罕優於朱雲級黜之忠不勝嘉歎 自茲以後

尤為縱恣無忌 上終教以為國之人臣等不勝痛悶○上御

晝講○兩司啓曰陳復昌以奸邪不道之人固上盜名至蒙

御札褒諭今則罪惡貫盈奸狀暴著而 聖札尚留奸回之室

物情痛憤請命還收諫院又啓曰頃者咸鏡道御史鄭浚書啓前年失農本道尤甚民皆飢餓而專不救荒云因此下書本道監司丁寧惻怛而監司趙彥秀所當惶恐奉行之不暇及謂時無飢餓流離之民殊無體奉 聖教之意至為非矣請推考治罪各兩司曰陳復昌所行如此無狀故治罪若諭書之事一時褒獎不須還收答院曰如啓

壬辰兩司請陳復昌褒諭

御札還收事不見

癸巳

上御朝講尹溉曰復昌奸邪非但自

上見欺儕輩則宜

若易知而舉朝猶陷其術中當黃憲亂政之時復昌獨抗疏論落此固他人所不能為小臣亦於 上前褒義矣小人情狀未

露雖彌英明之主鮮不為所欺然既知其小人則痛絕不疑乃所謂去邪勿疑今者陳復昌既服其罪孰不痛快但聞 御

札還收之啓每教以勸勵後人云奸邪之人內懷凶慝外持正

論以蔽聰明此特小人之尤甚者不可以褒諭為後世勸也兩

司請陳復昌褒諭

御札還收答曰如啓○還收

御札于陳復

昌家 戊申正月復昌 拓出論語中切要處 附錄以蔽嘉納已酉五

月復昌上章論黃憲專擅 上亦以御禮論曰為國忘身之誠

古今 狶罕優於朱雲汲黯 黜之忠不勝嘉歎復昌受言裝纘掛諸

璧上朝中士大夫或為歌詩或為序跋 附於名御札之下以備

揚焉至是還收今錄衆作於左又書述者之邪正矣○同寅陳

人之觀後之覽者亦將因此所重嘉靖巳酉入長經樞五月辛

公復昌以勁直取言為一時所重嘉靖巳酉入長經樞五月辛

卯上章極論時宰專擅之狀 上警動即命免官錫勳許歸田

里壬辰降御札褒獎仍賜先朝御衣酒器等物 癸巳持加

階拜大司憲 臣伏讀 聖諭 詞旨 懼到 筆畫 端勁 其樂 誅 旌

寵優 勸勉 之意 溢於 言表 雖 唐虞 盛際 亦未 有如此 之美 也 彼

范成大 揚萬里 所謂 日光 雲章 龍跳 虎卧 者 特 形容 御墨 俊 張

堂類 一兩字 而已 豈如 聖上 至灑 百十有 五字 而申 以異 賜 眷

命之隆 於數日 之間 乎 於以 知陳 公將 感激 殊 遇 盡言 不諱 繼

之以死 然後 已也 臣三 復莊 誦謹 賦五言 排律 一篇 以寓 拳天 譽

日之意 云 昭代 圖新 理安 危繫 相臣 簡敷 委立 命思 副具 瞻人 夙

夜期 毗輔 訂謨 贊聖 神不能 厭衆 志那 得協 同寅 有累 休

舉將 爵倚 任真 辨忠 懷審 謬託 疏寫 由因 許國 曾輸 悃雅 聖

擇辰 額天 言即 報張 瞻氣 還伸 寫翰 飛動 奎章 復銀 詩

彩官 都執 法躋 秩造 乘輪 器撤 中宸 供衣 頌在 筭回 聽早 恒被 鷄

贈律 事聲 簪伸 獻可 先持 見元 成不 顧身 未容 回聽 早恒 被鷄

選頻 爭似 造衡 望聖 交修 慶直 仁彈 文旬 十上 謙論 日三 陳

愚庸 纒訖 鈞衡 望聖 交修 慶直 仁彈 文旬 十上 謙論 日三 陳

傳觀 肅主 賓恭 擒榮 遇釋 留取 勵臣 隣知 中樞 府事 鄭士 龍書 士

者親 見太平 之世 哉雖 然時 不遇 道不 行卒 老驥 下而 入莫 之知

今上 即位 之四年 講論 語終 編副 提學 味復 昌出 要於 學問 者

一篇 各一 節上 疏陳 列言 甚對 切上 揚然 嘉納 即賞 以貂 皮

披肩又以御札賜之宣醜于弘文館遣中使就諭聖旨節  
莫不感歎極歡竟夕乃罷臣復昌以御札示同僚因語臣

謝曰知吾心者莫如子知吾學若亦莫如子雖吾有愛君之心  
顯吾無格君之學蓋竊恩寵擢置華近誠懼百身萬殞無以

報效猥承華袞之褒至荷銀鈞之賜拜受以還措躬無地夫何  
異淫至於此極也吾將裝縵以求玉堂諸學士歌詠盛德使一

介姓名亦因是不朽子宜先之臣伏觀聖翰典則唐古如畫封  
叙疇辭意簡重歌姬墳襲經環列改觀奎壁動色因三復茲誦

俯伏而嘆曰雖唐太宗之答魏鄭公宋仁宗之賜孫休復茂以  
加矣主上春秋十有五而聖稟得於天性日三御經筵講論以

不怠敦獎儒雅鼓舞風教以至賢邪消特長之理國家洽亂之機  
靡不貫徹而默職之若其心畫之超詣特多能之一事也臣復

昌昵待經惺嘉猷格下所以深許其忠誠而嘉納之者也於論上  
得盡其底蘊此幾下所以深許其忠誠而嘉納之者也於論上

有間聖明之君納諫如不及下有骨鯁之臣進諫如不足君臣  
朝直提學益章池日輔養成就之效誰可量耶臣竊聞褒成廟

視思欲得補於萬一者豈容已已譽天地之高厚美日月之光輝  
臣知其無能為也然不可嗜無一語以稱揚聖上從諫弗拂之

意謹拜手稽首而為之贊曰吾王睿聖天縱生於聖世責難遂從  
善堯舜為期務堯尚詢矧伊論思不諫亦入况也責難遂從

蓋臣爰置金鑿有懷必達豈敢素餐迺奏封事迺闡與義  
心載悅獎諭勤至煌煌玉札典謨是似元氣淋漓雲漢昭回泰

華捧天之巨靈擘開鼎淪泗水漢夫莫取峭勁沉重體無不有受  
言歲之寵踰彤弓休光上燭燁燁其虹執為仗馬執為寒蟬嘉

言周伏於斯萬年弘文館副應放金澗敬書封章恭獻闕忠正  
慕程朱謙語數經訓嘉言演聖護研心窮性命折理辯錙銖寵  
筆由中惻懷容詎貌實君明臣直魚喜水相須千載真難遇  
兼愧郵夫弘文館直提學慶渾遭遇河清湖聖神明公風節

白無華山笑殺一墜容里社誰為宰內久蛟屈半生真友命  
鵬圖萬里浩無垠一條水做西清長八斗文歸內閣巨風暖槐  
鄰交翠影日長錦筆瀉成龍尾函珍天願咫尺披肝盡  
聖鑑回動玉色頰時論咸推厚眩手群僚爭指涉昂身貂蟬曲  
荷便蕃錫五札偏承雨露仁唐帝草書猶近玩宋朝飛白護  
超倫鸞回紫極音重雅濕黃麻墨色新入袖齒唇從古昭融  
堂奎壁射秋旻聚觀華巷填車馬傳誦人間咽齒承步武親  
歸多合旆知膏澤在教陳同時幸際風雲會前席武酒醉頂時  
別院垂楊青象禁池春水碧舞舞舞舞舞舞舞舞舞舞舞舞舞

寶共祝堯齡馬空懷弘文館刻校理鄭微言一旨切觀監鄭公  
講微封章約且之宸翰十行光賜帛微言一旨切觀監鄭公  
忠只圖無逸唐主恩惟寶有鑑徵若格若如學士文皇薩水竟  
何職弘文館典翰尹仁慈疏奏傳宸札慈慈答至誠文如瓊  
玉削筆似鳳鸞驚豈當十鈞重從知高麗輕珍藏應十襲永作  
子孫遺風會世澤濡露澤封爵多格治丁寧批  
百下論音傳家有實宜千襲一片忠誠更從心弘文館校理尹  
札玉署論思日英綴講初開陳一語諭英九天書寵錫理偏  
承香殊恩不自居從今到白首效會何如弘文館副校理俞  
絳引君時敏志先民何幸清朝更有人魯語入實羞半部宸  
享垂獎聳諸臣冰綉裝誌翔鸞鳳魚水清深贊詩書經國學日  
漸不分蕪辭應共壽千春弘文館校理宋贊詩書經國學日  
尚君心啓沃呈封事褒嘉下德音館修撰韓泰兩露聖恩深  
珍重歲宸宜封事褒嘉下德音館修撰韓泰兩露聖恩深  
素秋幾年愛國雪添頭黃河運泰徽魚水宸陛疏封動冕荒亮  
致君誠自切文章經世學還優昭曰宸翰深恩寵更把何

心各上休弘文  
館副修撰李戡

心各上休弘文  
館副修撰李戡

心各上休弘文  
館副修撰李戡

心各上休弘文  
館副修撰李戡

心各上休弘文  
館副修撰李戡

心各上休弘文  
館副修撰李戡

史臣曰初復昌借寓於具壽聘家傍日夜納謁壽聘初未知  
儉邪閭人之態以為剛直可用又愛其文筆薦而發之漢陽  
東村居宰相等亦以巧言敏捷以為耿介才士不甚擯之遂  
為臺諫仍與尹春年尹仁懇結為心腹朝夕往來因作幕客  
於尹元衡門下主張時論力治逆黨稱云之類人畏其口舉  
朝皆趨車馬填門清取之職一時拾取及其官高驕縱與壽  
聘有隙復昌未發迹前必具酒餐於家邀致得路熱官設酌  
納交且於開懷論事之際必嗚咽涕泣似若赤心憂國不知  
者或以為慷慨之士也為富平府使時其妻懷孕求食餅復  
昌使取米於豐德本家其矯情釣名如此立朝之日凡與人  
往復紙札必藏於一篋以擬後日謀陷考證之用其竄甲山  
亦書邑宰過失於一冊欲為恐嚇叱辱主倅小人終始肆毒  
不少悔改如此

六月甲午朔 上御朝講

乙未遣同知中樞府事柳辰全如京師賀 聖節



丙申 上御慶會樓下講試儒生○日暈

丁酉 上御朝講○憲府啓曰濟州土瘠民貧距京甚遠別作一區

牧使專制得人最關牧使韓洽日事畋獵刑罰過重不合專制

之任請罷擇有名望文官差遣荅曰並如啓○以宋麒壽為德

息君權續為工曹參判柳智善為兵曹參議閔箕為工曹參議

李愛弼為兵曹參知沈銓為吏曹佐郎李彥忠為兵曹佐郎李

重慶為弘文館修撰鄭礪為中部主簿○清洪道清州洪州文

義兩雹或如鳥卵或如雉卵或如手未穀盡傷京畿通津民

金開松雷震死

戊戌 上御朝講領經筵事李芑曰近來各司官負不勤職任

是紀綱不立黜陟不嚴故因循成習弊至難救若使上下井井

下以聽於上上以令於下則朝廷紀綱庶可以立而今也既無上

下等級之禮又好生議論大典續錄之法 先王之所制以遺

後嗣不可不遵行而政府若欲遵行古典則臺諫或以為用情

期於不用臺諫等雖自以不改法典之事啓之

指全家士族事也

反以

遵古典者為非顛倒無章莫此為甚此乃具壽聃為大司憲時  
操弄國法之所致若一一遵用大典之法國家安有違誤之事  
乎知經筵事金光準曰韓崱為全羅監司時察訪李元慶殿最  
居中以私憤謂監司携妓巡行馱物甚多此察訪乃李浚慶三  
從兄弟因此浚慶言于臺諫曰監司作弊而察訪言之監司因  
嫌云貶然韓崱作弊之事臣不知其某事也察訪以監司黜陟  
反請不公則凡為見罷者皆將自是其事而歸咎於監司其於  
事體豈不甚乖乎自 上雖教以嚴明黜陟自韓崱罷職之後

監司於殿最時必曰某也某相之子某也某相之族某監司黜  
某察訪而反得大累皆以黜陟為戒如察訪輩例皆攀附於宰  
相雖有過失孰敢論啓而治罪乎方面之任亦因此不重矣李  
芑曰此弊之生其來有原徃在己卯年間柳沃為守令任由謙  
為監司而沃適殿最居中其時議論者曰柳沃賢矣何以居中  
也曰以妓事而然也由謙以此被駁已卯年盡革官妓而由謙尚愛官妓法以為不可故  
日以妓事到今成習察訪守令不畏監司監司亦不能嚴明黜陟以

此方面之任不重矣。成廟朝上下截然各盡其職今則不然  
在下者不聽令於上在上者反疑懼於下六卿以上無能為也  
而下官皆自擅便居使事權在上而下人不能擅亂則陳復昌  
之姦毒具壽聃之儉邪雖有亂政之心勢不能自為何至於此  
極乎叛逆之作皆由於自下用事也孔子雖聖必為大夫然後  
與聞政事今之居下位者後日必多有為宰相之人然身居宰  
相之位然後可行其事而今則不在其位好為高論弊源出於  
已卯故已卯之後朝廷無一善事也我朝治平莫如成廟朝  
何必遠法堯舜禹湯乎法我成廟已光準曰已卯之間朝  
廷議論出於下人儒生雖未出身而亦為臺諫且有交厚於趙  
光祖金湜等言論國事光祖等不以儒生之言為過激而不為  
折中必用無疑故儒生或出於外方一有詭激之言則守令等  
望風趨畏其弊馴至於不有宰相不尊師長弊習已痼不可救  
矣大司憲宋世珩曰陳復昌事已詳於前日所啓而入侍宰相  
亦入盡啓自上既洞照其姦狀矣復昌自位卑時多有毒害

之心嘗往豐德因日暮呼路邊居人責出炬火而民不從令復

昌親自馳入民家焚其積穀且與成夢說同在籍田也復昌為奉常

正成夢說為奉常判官時也有一豐德品官來見復昌者復昌待之不厚其

人怒乃言復昌本系復昌大怒至捽其髮因此二事可見其毒

害之甚也前於復昌定罪之日甘露降於大提學申光漢家樹

上而大旱之餘時雨又詐天怒神怨亦可知矣自古小人雖非

一二反覆毒害孰有如復昌者乎

史臣曰雖竄一陳復昌而權姦盤據蔽惑 聖聰擅張威福

斥逐正士大肆貪虐和氣何從而致天降甘露乎世珩

欺誣之罪可勝誅哉

李邕又曰復昌姦詐之狀實由於與具壽駒同心而然也然小

人利盡則交踈故近者此二人相背互言其過謀欲譖害故其

敗尤速具壽駒善言辭多狡計故人不易知其為小人也况與

宋純黨惡欲引用罪人其罪關國家與復昌無異而復昌則遠

竄三水壽駒則負 宗社關係之罪而尚配內地罪同罰異非

深治黨惡之意也○兩司啓曰罰不當罪則人心不服自古大罪之人必送諸四裔者以其去惡不可不遠也具壽聃倡為邪議庇護逆賊眩亂是非動搖國勢黨惡之罪極矣又與陳復昌結為腹心至以口不可道之言筆之於書私相徃復其罪惡尤重於他人而只竄於內地物情憤鬱久而愈激請命移配極邊答曰具壽聃雖竄內地與邊方無異不須改之再啓不允

巳亥 上視膳于

文昭延恩殿○兩司請具壽聃移配極邊

再啓從之

移配

○日微暈夜月暈兩珥冠

庚子上御朝講○日暈

壬寅

上御朝講○傳于政院曰闕內軍士病卧者多云令保

授其同鄉或族親軍士中一人且書啓保授人姓名除省記專

委救療所食糧物令活人署開給

癸卯

上御慶會樓下講試專經文臣○領議政李苞左議政

沈連源右議政尚震議啓曰彭排隊卒近隊卒之闕無慮三分

之二留衛軍差備軍不足皆由於此而良民數少充差為難弊

莫大焉苟不仍

祖宗舊法而行之何以能救乎

祖宗朝內

禁衛有定數三色

軍破敵衛也

亦給月俸廢朝加設掃敵衛而

反正後仍為預差內禁衛漸加其數至於二百五十名之多又

別立定虜衛有限良民及軍士奉足等爭屬於此故三色軍士

之闕至於如此而不得充也今宜稍減預差內禁衛及定虜衛

降充別侍衛別侍衛降甲士甲士降正兵並以才不足者次次

降之其保率者皆為三色軍士而給月俸則庶可有興屬者矣

令兵曹試才無弊施行荅曰知道

甲辰 上御朝講領經筵事尚震曰前日引見時外間之人好議

之弊已為啓達矣古者有道之時下無私議自漢末多有外議

至有納錢除職而問外議於其子者夫外議出於天下無道之

時若使朝廷之上君臣上下截然有紀綱則議論常在於朝廷

而不出於外矣臣嘗為吏曹判書注擬之時郎廳以外議言曰

某也可為某職某也不合某官云臣知其不可習俗已成故龜

勉從之凡注擬必以外議為主近者邪議之人既已定罪矣然

我國自古多有是弊因此見敗前後相尋大則誅戮小則竄逐而其愚暗者不足道也雖號為明智者皆且不免此由時習所致積弊如是誠非細故矯弊之原實在於上臣意以為使能文之人備書其弊端之所從來曉諭中外以矯此弊可也夫學者入則孝出則悌勤於學問而巳有職任者當盡其職事有言責者當盡其言責在論思之地則盡論思之職在宰相之位則盡宰相之道不在其位則不謀其政素其位而行思不出其位而今者以外間私議欲施於朝廷此我國之大弊然古人云不教而後謂之殃民若不教而犯此者遽治其罪固為未安昔唐虞三代典謨訓誥皆以朝廷之事著之於書示之於四方且漢時山東吏布詔令老羸皆扶杖往聽思見德化之盛或可以因下書有激勵感化之理矣且儒生上疏彈駁人物非其職任此皆漢末之風學識不明思出其位而然也自上宣德音總紀綱以激礪士氣則孰不自新以去舊習乎

乙巳 上御朝講

丙午 上御朝講○夜月暈

丁未 上御朝講○以鄭裕為議政府舍人尹春年為弘文館副應教王希傑為副修撰鄭瑣為司饗院判官

戊申諫院啓曰司成權龜元非徒素無學術年老昏暗不合師表之任請違自今本館官負請令銓曹各別擇差答曰如啓

已酉平安道定州龜城癘疫熾發監司曹光遠書狀定州龜城境內癘疫傳染州府痛者至於

四百餘人物故男女九十餘名云命禮曹送藥物救療

庚戌京師地震

辛亥傳于政院曰近來衆災連綿憂懼之念未嘗少弛今又夏月雨雹數郡京師外方地震並發不知何自以致罔知所措政院回啓曰地震之變固非尋常而發於京師左所罕聞故古史必以是為大事而書於策今聞傳教臣等不勝感激大抵災不虛生自上恐懼修省以答天譴則雖有是變無其應矣

壬子 上召對○夜一更流星出天紀星入太二星南狀如拳尾長二丈許色赤



癸丑聞韶府夫人金氏卒諡王大禮曹判書鄭士龍等啓曰

歷攷 成宗朝清川府院君韓伯倫妻西河府夫人任氏卒停

朝市三日 成宗於 睿宗為後稱皇考則西河府夫人乃外

母故特命停朝市與當代事例不同今與大臣商議以為不宜

舉行故不具啓傳曰知道

史臣曰胡安國曰父死子繼兄亡弟及名彌雖異其為世一

也所謂世者父子相繼之謂也 成宗既於 睿宗待以皇

考之禮全 上於 仁宗獨不行此禮耶然則聞韶夫人之

喪雖與西河夫人同禮可也

○夜月微暈

甲寅傳于政院曰近來弊習成風多有外議云依右議政尚震

所啓使能文之人備書弊端之由曉諭中外俾革舊染之習政

院啓曰常時凡教諭之文令知製效製選矣此則使人感化激

厲之事不可容易為之請令大提學申光專掌製之傳曰如啓

其教書曰 王若曰昔在盛王之世咸著訓戒之文蓋為人心

昏蔽也有漸必賴君上啓迪而乃牖發然至于三諭周誥及於  
多方茲豈費於言哉亞欲警乎衆也嗟我在朝在野之臣庶聽  
汝猷汝圖之忱辭天降烝黎后作父母惟仁義禮智信無不  
在五德既具於性中而溫良恭儉讓以為其基衆善何待於心外  
故堯舜之道孝悌為本而夏商之政忠質居先世衰道微以來  
邪說暴行有作豈徒犯義而犯分遂致數國而敗家孔子成春  
秋而亂賊知懼孟子明仁義而邪說莫逃聖教久湮末俗滋偽  
天地經常之法廢而不陳義利內外之分晦而無辨人皆私身  
而私學世多貳心而貳言蟻聚腥膻何擇於美惡烏集屋宇孰  
辨其雌雄馴致權奸之構凶又遭逆賊之檢惡嗟我國脉所存  
者希予以冲寡之資值此艱虞之際訛言扇動邪議橫生頑民  
無知所以迪屢而不靖學者有識者至蹈殆而莫懲縱不能篤  
恭而致治平亦何尚多言而階禍亂好惡雖所當示恫瘼若在  
我躬於戲委裘尚可朝賈誼明大義而陳策正統在當立姬公  
負勛主而安周苟能知於常經豈有感於首惡宜相戒自今以

後其勿復行前所為雖既往之難追庶方來之可冀惟爾政府

體予至懷明使聞知警于中外伴浮薄化為篤實詭激轉為淳

真無滄滄相訾之風有濟濟相讓之美人知恥格而後志大防

莫踰俗措於變而協中象刑不用陰陽和而年穀登稔災沴弭而

休禎並臻共享無疆同底于道其不韙歟大提淳申光

乙卯藥房提調李夢亮問安後仍啓曰前日請遣醫員於外

方採取藥材而其時具壽冊為以為別遣醫員必貽民弊

論啓不行臣未敢即啓矣請依前啓別遣醫員採取啓說苞私

冊惡我凡吾所為必欲沮抑使不得行請遣醫員之事吾所答曰

如啓啓請故壽冊為大憲時論啓不行安有如此未便之事乎

丁巳行社稷地震解恠祭○觀象監啓曰宗廟洞口仰釜日

影與新報漏閣古昌及外觀象監日影校正則大槩不差而必測

候中星然後可以知四時節候故別定官負測候則二三星不

差而其餘皆差然測候日久然後乃知其差爽與否故時方測

候矣且行漏於祭祀關重故校正更見則一時倍過兩時此必

當初創造時有差違不精而然然今若盡改則功力必重姑取其籌箭竹及銅浮龜請改造且新舊報漏閣大漏籌箭竹及銅浮龜將破請並改造答曰如啓○三公令舍人鄭裕啓曰前年三月受教內各官守令步兵闕立十名以上則罷職今淮陽府使宋之翰以十名闕立將罷江原道軍數不多而如是闕立下三道軍額多數之處十名闕立之守令不可勝數况今農時守令迎送之弊不貲請之翰降資仍任答曰當初立法之時深慮後弊而設則事無窒礙而率爾立法弊生而旋改有似朝更而夕變事甚苟且然大臣啓之宋之翰則降資仍任今後步兵闕立守令自十名至二十名者推考三十名以上罷職事未為定規

戊午日微暈

辛酉夜乾方坤方西方有氣如火

壬戌憲府啓曰嘉山郡守劉寬性本貪汚居官自恣奪入居人妻以為己妻奪鄰邑民田作為農庄請蠲鄰官守令奪入居人

奴婢二十餘名人多怨苦爭相呈訴猶不畏戢益肆無忌本郡  
以赴京啓傍殘邑今被剝割至於此極幾為棄邑劉寬請速罷  
答曰人心不古不無因嫌告之理推問後治罪未晚不允再啓  
罷之○以鄭浚為議政府檢詳

閏六月癸亥朔

戊辰以朴忠元為成均館大司成

己巳憲府啓曰凡收職牒罷職之員若受恩命則必待都目政  
付祿成例已久今者李愛麟等職牒還給之命纔下即於此時  
之政汲汲付祿兵曹已為非矣尹俊有濫刑之罪宋軫呈病上  
宋未以金疊居中見罷纔踰數朔亦並付職殊無懲戒之意請  
推考尹俊宋軫金疊等副護軍祿職請並改正初入仕路之人  
無不講書取才者以試所學之何如為他日吏治之用其意深  
矣獨於引儀取才時只試臚唱而不究其所學故無識雜類亦  
充其選纔陞實職轉為臨民之官其類非終為臚唱而已其選  
不可不重請於取才時並試吏才已授職未試吏才者請於遷

轉時並試答曰兵曹意以為都目政臨近而適有政故如是付

祿不須推考尹俊宋軫金暨改正事引儀並試吏才事皆如啓

癸酉傳于政院曰今觀全羅監司狀落羅州自今六月二十四日酉時至翌日曉頭大

雨如瀉須更不止川渠漲溢水衝西城水口及東城水口城子

類落漂流人家十六區女八一名溺死政院自今六月二十三日

辰時至二十五日暴風大雨川渠漲溢水邊田畝或成川或

覆沙山崩女人三名壓死男人二名壓傷一名壓死年年有

此災變由予否德所致驚惶憂念罔知既借其下書監司令都

事親審川及覆沙害稼處及溺死壓死壓傷人姓名口備悉馳

啓其被災處及壓傷人賑救事並諭之

丁丑全羅道潭陽府吏朴仁祖等得犀角金以獻全羅監司南官

府使吳謙傑呈府書真朴仁祖得片金於山麓外石中大如

手掌來獻于府看審則前面凹刻以提調官大府監卿馬札

兒台江部尚書燕帖木兒禮部侍郎野里堅住至順二字大書上

都留守賀惟一夫府監丞陳以實經歷八十提點八里顏庚午

已卯日微暈

戊寅以李士弼為司憲府掌令李重慶為司諫院正言

辛巳掌令李士弼啓曰義州入居人金叔進妻業加漢城府推

刷牒報本府曾已定限督送矣前年冬小臣為掌令時業加夫  
指孫逐日呈訴於府曰業加少時與叔進交嫁今已棄別年久  
故交嫁居生而招為叔進妻督令入送深憫云大司憲具壽聃  
以為果涉疑似力主分揀小臣及他同僚亦從其議今則府中  
風聞罪人陳復昌潛嫁其奴哲孫謀欲仍留陰囑圖之故方以  
懸鈴捉致招孫矣小臣聞壽聃陰聽復昌私囑強自發議而不  
審發機之由不能力折苟且從之至為無狀今且府中辨定復  
昌奸誦之罪決不可同參請適臣職答曰臺諫因一時所聞而  
長官既以所聞發議則不可不同參其勿避嫌○大司憲宋世  
珩執義成世章掌令李希孫持平任龜臣高益英啓曰掌令李  
士弼前為掌令時私奴哲孫奪奸入居人金叔進之妻誣飾呈  
訴朦朧分揀臣等審知哲孫之泛濫情迹今方推閱李士弼既  
有失誤勢不得同參臣等知其不可苟且從之大失臺諫之體  
請適臣等之職答曰臺諫所聞出於一時而或有誤聞之時况  
士弼以一時不關之事不可輕動臺諫其勿辭避

壬午傳于政院曰今觀京畿清洪黃海道監司狀啓京畿今閏六月初七

日大雨水漲廣州三田涉猪子島等處頹落人家十餘區沉水

則山水衝破財產漂失馬匹溺死竹山縣水邊人家亦漂失

夫妻及子並四口墜傷長湍府山底居人家九戶於主山類落

時並全家覆沙男女九名牛馬六匹男女三名墜傷債洪道清

風丹陽惟新槐山等郡川渠暴漲張票流人家黃海道今閏六月

初七日大雨牛峯懸山底居村順同等三戶男女十四人盡數

漂沒李孫家女一口兒一名大牛一隻墜死村各道水災無處

不然何自以致罔知依措其下書于各道監司川及浦落覆沙

等處及人物漂流壓死壓傷等事令都事更為親審詳悉馳啓

另加賑救○日微暈

癸未以元繼儉為司諫院大司諫南宮忱為司憲府掌令李士

弼為弘文館副校理

甲申傳于政院曰今觀慶尚監司狀啓自六月二十一日至二十

甲下處田畝並一千餘結水沉梁山上海道田畝水與黃山江合流

咸安境內旱下處田畝水沉星州水邊田畝幾盡水沉草溪高原

靈水邊田畝水沉仁同洛東江水漲溢境內旱下處田畝水沉

柴原大丘善山陝川境內慶尚一道水災亦多監司視為尋常